

一束咖啡的情書





韋月侶著

# 一束咖啡的情書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再版

# 一束咖啡的情書

著者 韋月侶女士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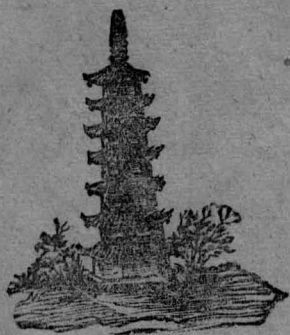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愛是宇宙的元素，  
宇宙是永遠的存在，  
我們的愛也是永遠的不滅！」

——綾雲女士——



# 屬稿已畢之後

韋月侶



「咖啡」和「情愛」，真是很可以比擬的！因為咖啡是又香又甜又熱，是一種最好的飲料，而情愛的香的甜的熱的，也都俱有。尤巧妙的！在不喝慣咖啡的人，在香·甜·熱·之外，總還帶些苦味可以覺得，又很像愛得「不成功」或「不得當」時所受的苦一樣。

在精疲力倦的時候，喝一杯咖啡，可以蘇醒身心；而寂寞的人生裏，須要情愛的安慰，又剛剛是相仿。

這是在寫完了下面幾十封情書之後，喝着咖啡休養精神之時，無意間想出來的；於是就連帶的決定了這樣的一個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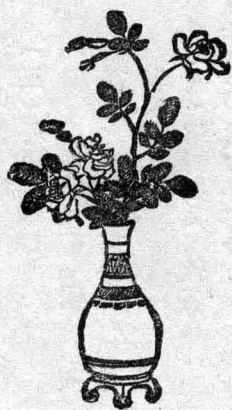


## 情 書 秘 訣

---

---

- (一) 信封須用舊式，愈古愈妙，最忌西式著色者。
- (二) 信封宜常更換，不可只用一種，以免令人生疑。
- (三) 不可用鋼筆。
- (四) 取本裝古書一冊，信夾書頁之中，作書籍寄，又可省郵費。
- (五) 信封可具同性名。
- (六) 信中文字分：(一)外國文，(二)取無關係字夾信中，約定每行中第幾字作算，第幾字不算，(三)五倍子水寫洋紙上，火焙始見字。



# 一束咖啡的情書目次

情書秘訣	(一)
愛之圈內的遺漏者(一封)	(一)
美妙甜蜜的安慰(三封)	(一一)
父親的妻子(八封)	(三一)
新婚之後(五封)	(六五)
愛的奮鬥(四封)	(八三)
我愛的是現在的你呀(二封)	(一一三)



# 一束咖啡的情書

韋月侶女士著

## 愛之圈內的遺漏者！

我最寶貴的唯一的好妹妹：

我自己也是很知道的：我是太不識相了，在這種的時期裏，我還來寫信給你，且又是寫得如此。我更知道：當你拆開了這封信，開始讀了我上面的那句稱呼之後，你便會立刻覺得麻煩而且討厭；因為現在的你是當然不配給我再來用這個稱呼的；更因為現在的你是已經有了另一個別人會得用了比這個更親切更甜蜜更有趣的稱呼來給你了。——但是，這個不過是你方面的意念；而在我：我是無論現在的你是如何了，我總覺得還是在愛着你，你在我的心目中，依然是我的崇高

的上帝，唯一的主宰！所以，我永遠要愛着的好妹妹呀，我求你，你允許我，允許我再這樣的用一下吧！橫豎這已經是最後的一次了。

現在，我爲了要竭力減少你的麻煩和討厭起見，所以別的話我就什麼也不多說了。我第一句所要告訴你的：就是現在不是在家裏，而已經到了南京了！而這封信，也就在這裏的一家旅館裏下筆的。

這是一定會有的現像，就是反轉來是你處了我的地位，恐怕也會得如此，況且這可痛的惡消息又是來得如此的驟然，如此的出我意料之外。真的，未得到此行消息的以前的我，我是依然還在把一顆整個的心安放在我倆以前所一同理想的種種未來的幸福上呢！我在閒着無事的時候，總是癡癡地獨個兒坐在我現在工作而兼臥室的一間房子裏了，默默的坐着，靜靜的思索着；根據了這一間房子來理想出我倆未來的臥房：那一個地位是可以放床，那一個地方是應該放沙發，桌椅

是應當要怎樣的排列，書畫是必須要怎樣的佈置；我一樣樣都時時在想到，我又想到以後如何我坐在那桌子前工作，如何你坐在我的近身陪着我；等到工作的例定期過去了後，如何我倆擁抱在一起，如何我倆表演出許多有趣的動作，來互相發洩我倆腦中胸中所貯藏着滿滿的愛。而且在當時間，絕對的沒有把『這還是理想，這虛幻的理想是不可靠的』等的意念在腦府裏發生過！我總以為這些在不久的以後，勢必會有實現的一個時期的；所以我當每一度的這樣寫完了時，那得意的歡樂的微笑之答，使會浮滿在我面上；同時我的身體也不能再那樣的靜靜的默默的坐着，我一定要立刻的立了起來，走到窗畔，向着有你所在的西南方，很自然的一聲聲低低地喊着，我不想到你是不能聽得的，只以為至少在你的心靈上是會得感動了，你是也在輕輕地接應我了；這樣，方始把我人人要認為我是痴了的動作歡心樂意地

完結。

· 噫！我唯一愛着的好妹妹呀！你想吧！我是時常在這樣的情形中生活着的，現在確確實實的得到了你已經另外訂婚，而且行將結婚的消息，我：：我：：呀！我真寫不出我是怎樣的我了！因為只是傷心，失望，哀痛等等普通的單調的名辭，是萬不能形容出現在我的真相的了。不過可以告訴你，就是我在當時，曾經立刻昏倒，醒來後又曾經把我的心血大大的嘔吐一番，一直到現在還繼續着。

噫！我死後還愛着的好妹妹呀！我告訴你：在以前，承你對着我拚命的把你濃烈的情愛專一的賜與我的時候，我自然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快慰，所以看見我的比較接近些的朋友親戚們，我自會莫名其妙對他們或者是她們告訴出來了，把我倆間的情形。甚至於在別種的談話裏，我也無意間的吐露出來；總之，我在無論那一次那一種的



談話裏不提到關於你的是沒有的；所以你的如何愛着我，你是如何的美麗，如何的有思想，……以及我倆將來預備要怎樣的結其局，大概的人是都已知道的，而且都知道得很詳細的了，他們還不特是知道而已，他們還一個個對我都有一種羨慕祝福的誠意，他們都切切地關心着我的這件事情，他們見到了我，時時要探詢我進行的程度，我是曾經如何的快活，如何的向他們驕傲過的呀！因為我是萬不料會有現在的如此的呀。

但是現在呢？他們再來對我這樣的時候，我將怎樣的應付呢？非但你的行將結婚的消息，我是萬萬沒有勇氣報告出來，即使他們知道了，叫我還有這樣的顏面去聽他們的評話呢？噫！我受不下這重大的恥辱的，就是他們能夠同情於我，而給我以慰安，我也實實的怕接受！而且，這是可以斷定的：在他們的意見裏，一定是要對於你的這

次對我的突然變心：是批評絕對的不應該，我又何忍聽得人家的說你不好呢？況且我以前曾經表揚你是好到沒有再好的人的，現在如果他們會得刻薄些對我譏笑起來，叫我又如何的自圓其說呢？——總之，我無論如何是覺到難爲情見到他們，我是萬不能有顏面去見他們；但是免得了的嗎？如果我不做出非常的事來，我在這樣的環境裏是決定會遭到這些我所恐怕遭到的呢。

還有哩；那是有更甚的慘酷的痛苦給我的了，不是我在上面說過：我是時常在那樣的幻想着的嗎？但是現在，非但是這些幻想是真的虛空了，絕對的應當推倒了；但是我決不能因爲這個取消了而就此不想的；可是現在所想的，自然不用說決不能再像以前的結果的是一樣的了。我幾乎不像是在思想，竟像是自己拿了一把鋒利的尖刀，把自己的心頭肉在一片地割下，痛呀，真是痛極了。

的的確確的，我現在是依然把你絕對的認爲是我的愛者，我的心肝，我的寶貝的，那麼現在在我的愛者和心肝寶貝，是給了我所不相識的另一個人了，是經他生生地搶奪了去了；我的心自然是不至難過而已的。況且在以前，你的什麼都是我曾經做過專利品的；然而現在我的美麗得動人的愛者是在給別人享受了，他要來擁抱着你的身體了，他要來吻着你的嘴唇了；你要去倚在他的懷裏，受他的撫摩了，甚至你要和他在一頂帳子中，一副被褥裏，一個枕頭上，伴着他睡了，你要給你……供他……了，你要給你的……供他……了！咳！咳！呀！我如何會得不想到這些呢？而且這些是當然不再像我般的是虛空的幻想了，是絕對的事實，那麼我的心……咳！我的心上是真好比有一滴滴的燒沸了的熱油在滴上去呀！痛呀！真是痛極了。

我不是個脫却肉體凡胎的神仙，我不是個強大漢子，我不過是個

瘦弱的青年呀！那末如許偉大約難堪，濃烈的悲哀，永遠的痛苦，我又如何的承受得起呢？我有多麼的勇敢來和這慘酷的情景掙扎呢？我無奈了，我僅僅是這幾天的難堪也已經不能忍受了，何況未來的日子還正多着呢？所以我就秘密地，一個人走來了南京了！

我已經知道：九月五號的下午四時，是你在上海的玫瑰飯店裏的大禮堂上舉行你的空前絕後的甜蜜的，美滿的，充滿了愛的溫馨的結婚禮了；現在我也告訴你：就在這一天，就在這一天的這個時辰裏，也就是我，一個可憐得無法可想的我，在南京的燕子磯上，向着下面的滾滾白浪跳進去畢命的時候了。

噫！我至死也愛着的好妹妹呀！在燕子磯投江的一句話，你往往聽得了就要生氣，禁止我以後不准再提起的，是嗎？然而我至今終於是要爲了你而實行其事，這的確是件可笑的滑稽事情，但是我決不怨



你；我一定還會在最後的一霎那裏，依然向着有你所在的地方，高高的喊一聲『好妹妹 我去了！』的，只可惜你是當然無暇再聽得了。噯！但是又將奈何呢？

在你愛裏遺漏下的潛鷗上 一九二八，九，一。



## 美妙甜密的安慰

我唯一的愛的維繫者，蘋姑，我的好寶貝：

假使不是還有些理智在我的心裏存放着的話，那我真的會得要咀咒你了；因為你就這樣輕輕的離我而去了，噯！蘋姑！你知道嗎？在我先前本來是一個人在這裏的時候，自然，我也是寂寞得，無聊得很難堪的了；但是，這一次你來而復去後，我竟更覺得難過到無法自己支持了呀！你太不該了，我真的要恨你了；你來了之後，非但我要留着，在這裏多頑幾天，多陪我幾天是沒有辦到，那知你反而把我的本來僅有的一些些興趣也收拾了去，而且收拾得如此的精光，現在留給我的，讓可憐的我一個人儘着享受的，只是一片四周都圍得密密的

濃厚的淒涼，我不是應當要咀咒你了嗎？

最可痛的，就是現在這裏的一切事和物，它們也都好像聯盟了來欺侮我了，所以弄得聞之至我耳，觸之於我目的，幾乎沒一件不足以引起我的傷心和悲哀：——我約略的來舉一些例子給你聽吧，譬如就是我的房裏說：我看見了一張椅子了，我又立刻想起，這上面是在一天前經你坐過的，你坐在那裏時的姿態是怎樣，表情是怎樣，固然一樣的我都能詳細的想到；就是你坐在那裏了，曾經對着我說了那樣的幾句話，以及說的時候的那種音調，我也覺得恍惚地依然還在我的耳邊繚繞着。——但是，噯！但是我的本能決不能使我就一直這樣的思想，因為我在一忽而之後便立刻明白了，明白這已經是過去的了，現在，同樣的一張椅子上是沒有你了，在這裏的，只有一個孤零得可憐的我了；而且還想到，這些永遠是成了過去的回憶了，是決不能再

實在的了；即使可以，也不知究竟要在何日何時哩！噯！蘋姑，你想在這樣的情形中過活的我，還有什麼生趣呢？

而且還不至此哩，我還要告訴你一些，請你不要嫌我麻煩的再聽一回！並且還要請你可憐我和同情於我的這樣要告訴你！因為我是除了你沒有別處可以宣洩，我只有向你訴說了，似乎心裏還可以有些些的舒適。

我在吃飯的時候，自然想到的又是和你相對的一切了，我竟是會忘記了要舉箸，只是呆呆地想：而最會給我想到的，就是你把那一塊牛肉，在你的嘴裏含了一回，咬下了一半自己吃了，然後偷偷地乘人不備特把剩餘的半塊丟在我的碗裏；呀！這些情形呀，在平常的人看來，當然要認為是無意識的舉動的，但是映到了我的眼簾裏，我的心裏實實的覺得是多麼的美的，神妙的，詩的，藝術的一會事呀，——

我好像窮乞兒突然拾到了黃金快活得很暢的把牠藏到袋裏去般的拿起那半塊牛肉來就向嘴裏送，你坐看着我，面上堆滿了異樣的笑容，我很知，你的這樣情形是在笑我道：

「好像從沒有吃到過牛肉的！」

是嗎？但是你差了；牛肉豈有未吃之理，不過像今天這樣的牛肉，叫我又到什麼地方去得來吃呢？所以我的確還是第一次；啊！那種美妙的滋味呀，我是萬萬沒法報告給任何人聽的，我只有自己的心領神會，我是越想越好，越好越使我忘記了目前的正在吃飯，而且等到我在美的情景裏想像完後，又會改變意會，知道現在是毀滅了、現在一切都是過去的了，我於是失望，我於是傷心；噫！我的蘋姑呀！有了失望的傷心填塞在我的心頭了，還容許我把飯菜放下去嗎？所以於是我索性不吃了，於是我索性丟下碗筷去橫在床流淚了。



隨便那裏都是如此，我假使有時走到了馬路裏的話，那末在那一根電杆旁，我會和你說些什麼話，在那一條路上，你會和我有過什麼動作，怎樣的一同坐電車，怎樣買東西，那一樣不要在我的腦海激起回憶的波濤呢？這些波濤激起了時，又那一次不是給我無限的難堪和悲哀的呢？

噫，我的蘋姑呀，所以，自你去了後，我在這裏，已不像在討生活了，簡直是一個人在這裏活活的受罪，活活的受諸般雖然無形而實質很慘酷的刑罰呢！

罪，慘酷的刑罰，自然是用皮骨血肉所組織起來的人所受不了的，況且我現在所受的，又多麼的像無期徒刑呢？不知究竟要在何年何月，才得期滿開釋哩；噫！我的蘋姑，然則我將奈何呢？

你是愛我的呀，而且唯一的真正的愛我的呀！你難道忍心就這樣

的由我去，不加以援手的嗎？然而在我的心裏想來是決不會的，所以我在盼望吧！盼望你的確是以安慰我的安慰吧！

好了，暫時擱筆吧，因為即使把我全部的時間完全用在這樣的寫給你信上，恐怕也終於寫不完的，還是慢慢地再寫吧！

末後，我恭恭敬敬的祝你已經平安到了家裏！

亞雄 十，十九，午夜。

真正最愛我的哥哥：

「我已太平無事的到了我的家了！」

現在我搶着先把這句來告訴你，讓你可以先安了心，然後再來談別的吧。

我到了家裏後，其時已經晚上的八點鐘了，自然，要和家人等談

談此行一切情形等，又費去一二小時；但是等到時間完全歸爲我一個  
人佔領的時候，那知我的精神和身體，大概因爲是已經奔波了一天的  
緣故吧，所以覺得異常的疲乏了，睡眠的慾望，竟把我要立即動手寫  
信給你的意念攻敗。這雖然我也知道是不該的；但是想到你是何等的  
肯愛護我的，一定對我的這種苦衷會原諒的，所以就大胆的上床了。

在下一天的早上，自然我是決計應當要動筆的了，不過在我正執  
了筆在構思着要怎樣寫第一句的時候，突然又來了另一個的思想：

「他是很性急的，一定在我剛走了就動手寫的！」

他的信准會跟着我隨後就來，我索性再等一下吧！」

我這樣的一想了，再增加了我的素來很深的懶性再在旁加以一幫  
助，於是我真的又擱筆了；我就走到了樓下，在郵差的信一定是送到  
那一間的廂房裏坐着，裝着在看報的樣子，其實我自然是在眼巴巴情

切切的盼望着拿了你的信給我的郵差的光臨呀！——然而我在這時候的精神，也很感到痛苦的呢！因為我同時還深恐我以為可靠的希望是意外的失望的。——

可是，啊！真好，我的哥哥，你真的給我的是多麼利害的快活呀！在我等了還不滿二小時的時候，你的信果然來了。

於是我就依然的回到樓上房裏，小心地剪開你的信，急急的讀着；但是讀得太急了，況且我當時的心又是何等的興奮的，興奮到連心緒也亂了，所以等到讀完，我却什麼意思也沒有在我的心裏明白，說得過份些，竟和沒有讀過的一樣。一直到二遍三遍，甚而至於五遍六遍；這時，雖然已經知道了你寫的是什麼了，但是因為心裏還歡喜讀，所以又讀了七遍八遍。

可是我傷心了，我憂愁了；傷心我哥哥的自我走後過到如此淒慘

的生活，憂愁我哥哥在如此淒慘裏會得要影響到身體的健康。

自然，安慰你而使得不再感到這樣的淒苦是我的唯一的應該，是只有我所當負的責任；但是我將怎樣的安慰你呢？——現在你的所以這樣淒苦之故，當然是爲了我的不能在你那裏陪着你啊！那末，必須要我來和你相叙了才可以使你快活，那是無疑地可以斷定的，然而在現在這個時期裏，你也是知道的，我實在是無法可以辦到的。不過：

「你只好淒苦了！」

你淒苦了一回再說吧！」

這些話莫說我是無論如此也說不出口，況且又那裏在情理之中的呢？咳！哥哥，我的哥哥真可憐極了。

這樣吧：哥哥，你在你的腦海裏換些另一種的想想吧！不要想到

過去，也不要想到現在，你全部都想那未來吧！在不久的將來裏，我和你不是成了……呀！難爲情得很，我不說明了，橫豎你是終歸知道的。到了那時候，我，整個的我，不是完全是你的了嗎？於是我也決不會再像現在的爲了不歸已而離開你了，不論是白天和晚上，你總是可以和我在一處；我倆一同的工作，一同的休息，在一桌上飲食，一床裏睡覺，這其中是有多麼的甜蜜的和快活的情況給你享受呢！我的哥哥！你想吧！你常常想到這些吧！想到了這些，不是就可以暢快了嗎？況且，到了那時候，我現在可以先期和你預約，我一定特別的加倍的來愛着你，一定使到你在不論什麼時候，和不論什麼地方都感到有歡喜，有高興，我一定手創了一個人間的天國樂園來給你居住；那末，我的哥哥！我想總可以補償你現在的不滿足了嗎？

哥哥，我的哥哥：以後完全有補償你的時期的，而且這時期就在



不遠了，你很快就可以得到的，你快活吧！你興奮吧！你接受了我這樣的一個安慰吧！

不過我寫到了這裏，我又想到一個我的可怕了：而這一個可怕就在這一次的相會得到的。

我這一次到了你處，不是我會和在馬路上一同走着的嗎？不是還會有兩次一同在公園裏頑的嗎？在這個時候，你是不知道的，我實在時時在用了冷眼窺探你的情形呢！我尤其注意的，就是你的那兩道眼光；哼！我真氣呀！因為我看見你的眼光時時在向着那些別的女人身上射着，是嗎？你不要賴，那是確實看見的了。而且你是幾乎每個多望，時時在望，只要那女人是好看的。

於是我恐慌了，因為那些女人們幾乎全都可以被人稱為時髦的妝束，而且又濃濃塗上許多紅脂白粉，竭力地表現出吸引另人的妖

媚，而你歡喜望的就這些她們；那叫我的又如何會不發生些異感呢？是的，我不用諱言是有些吃醋，但是還不止，我除了吃醋之外是還有些別的意思哩：——我，我雖然也是女人，而且也會被你稱爲美的女人，可是無論如何我總是伏處在鄉間的人呀，時髦兩字在我們的鄉間是不論怎樣的竭力也不能追蹤那通都大邑的，這就是說：無論如何，我雖然也很想學了時髦來討得你的歡喜，然而恐怕總難的話！

啊！哥哥！我的哥哥呀！你真的會像我現在所恐慌的去做的嗎？——你要被那些女人的時髦和妖媚所打動了心的；你要把那時髦和妖媚來和我的鄉村色彩比較，而覺得我的不好的；你要爲了我的不好而就此移情別注的，——我的哥哥，你有過這樣的情形嗎？你雖然現在或者沒有，那末一直照這樣下去，能保以後決不會有的嗎？我是恐慌呀！我越說越是恐慌起來了。

而且還有：你自己近來的情形，也和我倆初時相愛的時候有些不同了；你的服妝是比以前考究得多了，以前不穿絲襪的現在也穿上了，面上以前不用雪花的，現在也竟塗上了；總之現在的你是已經及格以上的風流的漂亮的新青年了，這個，在我剛才看見的當兒，固然使我加倍的愛了你，覺得很快活，很光榮，尤其是以後我可以因之而驕傲於儕輩之中。但是現在一想，却感到這樣了也會有不少的危險的成份的；因為你這樣的美了，一定要引起別的女人的注意，由注意了而再達到愛好是很容易的事呢！然而我不敢的，我決不願意的，除我而外，再有別的女人要愛你是我的絕對損失，我的絕對的傷心！

哥哥！好了，我不高興多寫了，因為再寫下去是一顆心要跳到再沒有安靜的可能了。我要沒法來散散我的心了！

但是你要我安慰你的，我已經竭力的如了你的願了；然則你對我

的這種恐慌，你也有替我澈底解除的辦法嗎？我等着，我等着了你的安慰後再寫吧！

哥哥！好哥哥！我最愛的好哥哥！——我再這樣親親蜜蜜地叫你幾聲吧，你聽了而歡喜，歡喜到你的身體永遠安好吧！

早些給我回信！是我深切的盼望。

時時在你心坎中居住的蘋姑 十月二十日下午。

### 三

妹妹，我在宇宙裏只有一個的妹妹！

今天我因為有些須得接洽的事情，所以在上午到了NK路的朋友那裏去了，等到我冒着斜風細雨回到寓所裏的時候，而你的在我心目中認為是絕對的珍寶的回信已經先在那裏等候着我了！於是我也不及把雨衣和套鞋脫去，連忙先把你的信拆開來看了。

別的話我且慢說，先來安慰你再講吧！

你差了，你絕對的差了；除了我確實曾經像你所說般的看過女人外，別的你完全是差了！哈哈，像你這一個聰明的人，也會差了，真是件希奇的事，嘎！我明白了，你是爲了聰明透了的緣故，或者就是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吧？

我承認的，我並不想賴，也用不到賴！我是的確喜歡看女人的！但是你明白我所以看之之故嗎？

率直地說吧：我是在比較呀！比較我的妹妹和那些女人究竟是誰美？究竟是誰值得愛呀！——妹妹！你放心！你放了心再看我寫下去吧！我自信，而且很自信，我是瞭解美的，我是深得美的三昧的人，妹妹，我的見解是如此的：

「好看，決不是美！

好看是皮相的，而美是實質的！

愛皮相的好看而不知實質的美的，不得爲之懂美！爲皮相的好看而動了心的人，是真美的姦賊！』

那末妹妹，你我的交情也不得謂不深了，你看我是個願意做姦賊的人嗎？那些女人的時髦的妝束，和紅脂白粉所塗出來的妖媚，不是絕對是皮相上的好看嗎？而且在她們的心中所滿滿所藏着的：無非是舞場裏的熱鬧，汽車兜風的闊氣，男人們對她發壓的得意，……等等吧了，——雖然我不敢說一概都是如此。——

雖然妝束得好看也是男人對於女人所要求的條件之一，但是，以雙方的情愛專一和濃烈爲熱鬧，得着能真愛自己的男人做伴侶爲闊氣，能夠因自己的高尙的愛而使丈夫快活爲得意……等等有價值，的確是真美的思想，究竟還是更要緊些吧！還是更值得愛些吧！



妹妹！真的，的確是真的；我覺得了，只有我的妹妹是真的美的，是我的值得愛的！妹妹的面貌是給我看見便暢快的，妹妹的妝束是沒有那種俗艷使人一見就感到異味的刺激的；——完全是由衷得來的話，請你相信！——這樣已足夠我的傾倒了；更何況我所願望的種種真美的精神，我妹妹又都是全備的呢？這一次的來信裏，不是更可以看出妹妹的真美了嗎？

我再說一遍：我的看女人是爲了比較，比較的結果是誰也不及我妹妹好！真的，這絕對是真的。——而且只有只有一次呀，在其餘的時候，我是無從比較，所以從不看的，請你相信我！千萬千萬！——而且，我這次的比較是已經有了結果了，所以我以後也再用不到看了，我決不再看，如果再看了，那連生我的母親也不是人；這樣你可以真的安慰了嗎？

還有，你又是差了，哈哈，妹妹你爲什麼處處都差了呢？但是這種差，在我是異常的覺到甜蜜和快活的，因爲如果不是妹妹實在愛了我的緣故，又何至會差到如此呢？

我的衣服，在本鄉做就的，已經都破舊得不能再穿了，所以現在的是都在這裏重做的了，這裏的縫工的手術自然要比本鄉的考究得多，所以做出的衣服也自然會好看些了，所以這一點我是不須再鄭重申明的。

妹妹我先問你：你那天替我整理箱子的時候，你發見過第二雙絲襪嗎？我的雪花，你也用過的，不是有滿滿的一足瓶的嗎？——妹妹，於此可見我是不過剛剛買來的了。我的買此是完全爲了你要來了之故呀！我是預備讓我妝得漂亮些，讓你看了快活，而且更喜歡我的呀！所以絲襪只有一雙，還是未穿過的新的，至於買雪花我還是要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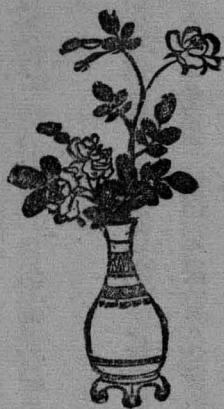
備給你來用的，我不過一時有趣也塗些吧了！不是另外還有一匣未開動的撲粉的嗎？男人塗了雪花之外，再要搽粉，究竟太說不過去的，那末更可以證明我是專為你預備的了。

再總結一句：我這次的妝飾，是要你喜歡而臨時預備起來的！你又總可以放心的安慰了嗎？——妹妹，然而我總覺得你的這樣是很可愛的。——

現在是吃夜飯的時間到了，我本想吃了再寫，因為我別的語還很多哩；但是又因為急欲給你安慰，所以決計先發出了吧！如果吃了再寫是要今天不及發出的，那末害你遲一天得到安慰是我所不忍的，所以暫停了！

望你在今夜的夢裏給我甜蜜之吻！

你永久的愛者亞雄



## 父親的妻子

我確確實實在心裏愛戀着的愛者。

我先求你！我千萬的求你！你不要當我是昏了，你不要以為我的神經是錯亂了呀！是的，在旁的人看來，自然應該會目我為瘋子了的。因為名義的你，明明是我的長輩，更明明是我的母親呀！——誰不知道你是我父親的妻子，誰不知道我是你的名義上的兒子呢？那末，兒子對了父親的妻子會用了這樣的稱呼來寫信，不是絕對的荒謬嗎？如果不是昏了和神經錯亂了的瘋子，當然決不出會出此的呀！但是這個只應當我旁人的腦子裏這樣想，因為他們都是些只知其一不知二的討厭東西罷了！你，你自然會得接受我這樣的稱呼的嗎？

呀！我真正愛着的愛者呀！是嗎？我誠心地祈禱着是「是的」。

我親愛的美麗的愛者，你放心，你儘可接受着好了！因為我的確是愛着你了，而且我的愛你呀！——那是非常真的！——如果真的那崇高神聖的上帝站在我面前了，我也敢心直氣壯的說：決不得爲了你是一個女人，是以滿足我對於女人的須要的女人的；也決不是你生得好看而動了我的好色之心的；明白的說吧！就是我的這樣愛你，決不是像一般的不瞭解真愛的男子們一樣的，爲了他種邪念而愛你的！那末，是難得的，高尚的，純潔的，我很自信可以拿來形容這次我對你所用的愛的；我把這樣的愛來愛你，大概不得爲我是褻辱了你的吧！

他，誠然是我的父親；但是他存心是如此的惡劣，他行爲是如此荒謬，並不過份的說：竟連做人的條件也沒有完全，更何論來做父親呢？我承認我是個現代的流潮裏的青年，我的腦府裏沒有幾千年前



的陳死人的思想，我只有合理的才是崇拜的，否則，我一律要認爲不滿而加以排斥的！所以我對着我這樣父親要罵，而且罵了還認爲是我的合理。

我告訴你：我的生身的母親，也就是爲了他一味的在外荒唐而氣恨到死的，所以他是個殺妻的凶犯，是殺我母親的惡人。後來就娶了我的後母，後母仗了他祖上曾經一度做官的餘勢，很看不起我家，更看不起她的丈夫；因此待得他非常的凶，竟弄到他見了她的影子也會畏懼；於是他又是個欺善怕惡的小人。那知他好像自己的人格還沒有完全敗壞的，再要在最後做出如此的一件事來。瞞了後母，瞞了一切的人們，又到KY地位來把你那樣哄騙了一大頓；噫！他對於一個你是人類中最珍貴最有生氣的少女也要作踐，他的心還可問嗎？他的肉還有誰要吃嗎？——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在如此的社會制度

裏，我是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噫！我又將奈何他呢？

不過對於你，你的美麗是給他污穢了，你的青年是給他割裂了，你的未來的一切幸福是給他毀滅了；一朵將要開放了而得人欣賞，愛護，珍視的芬芳的花兒，給他踐踏到了爛，噫！除非是絕對沒有人心的人才會不覺到可憐和傷心吧！我可憐你，我替你傷心。

現在可以明白的說出我的愛你的過程來了：我因為可憐你而替你傷心了之故，所以就開始了我對於你注意了起來的心，我再從注意了你之後，於是發覺了你的好了。你是多麼的美麗好看呀！你是多麼的思想卓越呀，你是多麼的性情溫和呀！——美麗，卓越，溫和……等等都是培植愛的必要的肥料；所以我就愛你了，就不顧一切的愛你了。

我切愛着的好人呀！你對於我的對你如此是心裏作何意見的呢？

我要知道，我急急的要知道！請你告訴我！

否則，雖然我覺得愛是一件不由人作主的事情，動了愛之心是只好愛了的；但是你的萬一不以爲然却是我絕大的恐懼！

究竟如何呢？究竟如何呢？只有待你的急速的答復了。

小明放大了胆在八月二日將睡前寫的。

二

小明！小明！小明！

我只會這樣的喊着你了，叫我怎樣的寫下去呢？噫！你真是太多事了，何必要如此寫信給我呢？現在叫我如何肯不復你，然而又將如何復你呢？

本來，我這個人是不值得你的說到這樣好的；因爲我實在不過是個糊糊塗塗的人罷了！糊糊塗塗的度過了二十多年，到結果又糊糊塗

塗的給你父親騙了來，現在又糊糊塗塗的過着更糊塗的生活。所以我是準備糊糊塗塗的了此殘生，一世做個糊塗人了的！

老實說：誰個少女會不對於和自己的年歲相仿的少年不發生一種神祕的用心呢？小明！在這樣的你的家裏，噯！我真正的心裏的難，真沒有可以形容的相當字句來用。像瘋的呆的老狗樣的你父親，兇得像狼一樣的你後母，噯！那個是我看得上眼的呢？那一個不是給我看了不恐懼和想像的呢？所以在先的幾天裏，我是已經自認我已經陷了一個深的黑暗的可怕的深淵裏了，我唯一希求的是死，而且是早死，因不是早死我是沒法可以自拔的了。

真的，我也曾經自覺得很奇怪過，不知怎樣會如此的？自從你來了後，我和你相見而且寒暄了一下之後，的確我覺到異常的奇怪：爲什麼能這樣的一組人裏竟會有如此的一個你的呢？小明，就在這個

時候，我是已經另眼的看待了你了。

三天之後，我不自知的更快活起來，因為你居然肯時常來和我談，而且你那所說的話，又是如此的會得激動我的心！但是你且慢弄差，我是爲了你處處能同情於我而動心的，所以只好說是我在感激你。

以後，一天天的，慢慢的，你的英俊的姿態，你的清朗的談吐，你的新鮮的思想，便一一的由我的聽覺視覺裏傳進去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的每個細胞上了。啊！小明！這個或者就是我自己已經愛了你的現像了吧？但是我決不敢承認，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之中，和我倆如此的關係之下，那裏有容許有這種思想的可能呢？咳！小明呀！……

「別多事了，還是依然的讓它糊塗了過去吧！」  
我的腦子是時常這樣的關照着我自己！所以，咳！想起是也很可

憐的，我每當對着你，看見了你，或者和偶而談着的時候；我總是咬緊牙關的忍着，忍着不要把我的心的真相一些些的對你表示出來，使你感覺到，因為這決不是我倆的幸福的事，我是早就斷定的。

那知現在，你竟先寫了這樣的一封信給我了，小明，小明，……  
噫！我真不知我應當如何了？

但是，你須得要特別的小心些呀！尤其是給我信的時候；因為這裏的別人，認為我倆的此舉是正當的是絕對沒有其人的呢！

小明！恕我吧！我的心跳得利害呀，而且也亂得利害呀！我不能繼續再寫了。

願你善自保重，不要同流合污！

絹覆

紋絹，我最愛的好人：

呀！我可以祝賀我自己了，因為我在這一生裏，竟有了一件這麼偉大的快活事情了！你雖然沒有明白的表示，然而讀了你的信，我豈還會不知道？你是明明的接受了我的這種稱呼了，所以我現在再這樣寫的時候，我是只覺得快活，呀！我愛的好人！這樣的快活呀，的確開了我一生中所有的快活事中的新紀元了呢？謝謝你，我的好人，我真得要謝謝你！因為你給我的高，還不止允許了我的稱呼而已，這樣的快活，我在你的信裏是越看越多，而且越看越大了。

呀！我愛的好人呀！這真是你所不料的呢！因為你雖然在竭力的忍着，不肯把你心坎裏所蘊藏着的對我的真相給我覺察，但是我究竟是個尚有幾分聰明的人，差不多的事情絕對的瞞我是很難辦到的！所以你於我身上，心裏有些對於一般人不同的異樣，你不因為懷恨我家



的任何人而連帶及我，我是早在你的言行裏得到了朕兆了。否則，你想，我又豈敢就那樣昧昧然寫上次那封信給你呢？

你見了我時面上現出的那種像陰雲裏偶而一顯的日光般的笑容，是對於任何一個人所沒有的；這個也已經足以使我認為光榮的了，況且還有哩：在我每晨吃牛奶的時候，你總把你自己預備的上等餅干命人來送給我；你每次要我到你那裏去吃飯，因為你是自己拿出錢來特備較好的菜肴的；你時常那樣留意我身上穿得不冷不暖；尤其是每當我一同吃飯的時候，你想可以比較多吃一碗或者半碗，這不是你自己也會對我說過的嗎？

那末，我愛的好人，如果不是我這個人還可以討你的歡喜時，你的人人認為是孤傲的性情裏，肯如此的對我如此嗎？所以我是一直私心歡喜，因為我是被愛於你了，因為我家裏的人能夠被愛於你非得是

特別好的人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呀！但是在有時候，又不敢就這樣的斷定，所以：

『她或者是以爲是母親的緣故吧？所以對於比較好些的兒子待得好些！』

愛雖然一樣是個愛，但是對我用母子之愛來給我，那是乏味的！  
咳！不知她究竟當我是她什麼呢？要我做她的兒子，我實在不願意，不是爲其他的思想而不承認；不過我總覺得做她兒子是不應該。』

這樣的思想往往要在腦裏盤旋着，盤旋得我有些悲哀，有些失望。

現在，現在你的覆信我已經接到了，你的復信裏是已經給我解決了這些疑問了，我的好人呀！你是在像我愛你般的愛着我了，我是

的確已在被愛於你了，而且這愛，又決不是爲了母子的關係的，我也明白的知道了；呀！好呀！我的好人，從此以後，我決定，我決很決很決的決定；我要把我倆中的一層不通的母子關係，完全的不放它存在我的心裏了；呀！可以了，我以爲一定可以了，我要大聲的說：

『你是我情人，你是我愛者！』

紋絹，我的情人，我的愛者，現在我不止要你接受我這個稱呼了；我還要，呀！真的還要你也是這樣！讓我也做你的情人，你的愛者！

你不要罵我是貪心不足，不要罵我是得隴望蜀！須知『貪得無厭』是戀愛中必須的精神呀！你也承認嗎？

好了，夜已經很深了，橫豎要寫的機會在我倆是很多的，暫時的擱筆吧！況且我現在看見你的窗裏是還有火光在哩，或者你是還沒有

睡哩，那末更要讓我快些結束吧！因為還可以偷偷的乘機來給你哩！  
我最愛的紋絹呀！讓我在停會的夢裏來吻你！你許我嗎？

愛得你像狂了般的小明 八月四日夜電光中，

#### 四

我不得不愛，而且不忍不愛的小明呀！

你真是壞透了，你真越來越凶了，你可知道現在你使我更覺得難於作復了嗎？我是全身都在顫抖呢！

我好像預知會得要如此的一般，當你昨夜敲了我的房，把你的信在半開的房門裏塞進來給我的時候，我……呀！不知怎樣的我是幾乎要昏倒了呢？——我好像是犯了一件極大的罪般的，心裏是異常的吃嚇，小明呀！小明！你告訴我，須得要你來替我明明白白的解釋，我對你這樣了，真的是犯了罪了嗎？

但是自己想想也可笑，我實在又是矛盾得異常的矛盾的；我老實告訴了你吧！昨夜，我是常常在自房裏，從隔天井遙望着你的臥房，看見你那裏的燈光，儘是不會熄滅，我也知道你是決沒有睡哩，更和你是再在給我寫復信的緣故，所以我非常的心跳，也非常的歡喜，連到索性自己也不睡了，一半是精神興奮得不能睡，一半是……呀！可笑！——你知道是爲了什麼嗎？你猜吧，我現在覺得難爲情寫出！

噯！愛我的小明呀！叫我怎樣呢？我真爲難呀！

照了我現在的心裏，自然我須得照實的答你；我的心是已經被你深深的感動了，我是的的確確的愛你了，『情人』，『愛者』，是很配很配做我倆中的關係的了，率直的說：就是我已也承認：

『我倆是一對情人！我倆是一對愛者！』了。

我又要說了；我究竟是一個少女呀！我自己知道除了我命運和遭

遇與人不同，是特別的慘酷之外，別的是總是一樣的，我也得知好壞，尤其是我也有一股熱烈的濃厚的愛情蘊在心裏，而且這些可珍貴的愛情是還沒有向了任何人施用過的；現在這樣奇特的遇到了一個你，一個的確值得我愛的你，而你又待得我如此的好，使得我好像在漫漫的從黑暗中得到了一些光明，使得我像在一望無際的沙漠裏得着了一口清泉，更好像在荒蕪的山石上給我找到了一朵鮮花！我又如何會得不感動，如何還忍得住不愛你呢？

但是反轉來想想看呢：我倆這樣或者是不應該的呀！我無論如此已經成了你父親的妻子了呀，而你又是的確的我丈夫的兒子，那末我倆間構成這樣的一段戀愛，不是會得給任何人都要斥爲大逆不道的嗎？

況且，天下事的能夠始終秘密着的是決不有的；我倆能夠永遠如



此在暗中相互的愛着，偷偷地通着信，那也自然是是一件可以快活的有趣事情。不過如果一旦給人知道了後，那還了得的嗎？而且你的後母，本來是對於我和你存了欲去之而不可得的毒心的，到那時候，她對我倆還能平穩過去嗎？

我呢！也已經是如此的一個人了，本來那些什麼『名譽呀』『幸福呀』之類是於我不值輕重的了，爲了這樣犧牲了也就完了；但是你呢？你還是一位年富力強的所謂前程遠大的青年呀！你那裏就可以爲了這不正當的戀愛而就被打倒了呢？況且你外面的交遊又多，萬一這些事情真的不幸而傳佈了開去，那你還可以做人嗎？你還有什麼希望嗎？

所以！小明呀！我繼而一想，還是勸你覺悟吧，中止了我倆的情愛吧！不過這不是我的無情，也決不是我的無情，也決不是我的不願



對你用情，須知道我終還是爲了你的了，你是應該會得明白的吧？

噯！小明，親愛的小明，我別的一時也不能再寫了，恕我吧！祝你極早覺悟！

## 五

紋絹

我早夜不忘的愛者：

我無論要求你的：你現在的悲苦的，冷落的，虛空的心房，總要把我放將進去，讓我永遠的住在裏面！因爲到了現在這種情景裏的我，除了這區區的方寸之間，真有天下雖大，別無我可以容身之處之苦了，我的好人！允許我，請你一定允許我的呀！等你允許了我，我然後再來寫別的吧！

啊！我親愛的好人呀！固然我是應當也會得感激你的；你的勸我

要中止我倆這段情愛，你是爲了我，爲了我的前途，我也很明白，這樣的好意，我如果還不明白而不感激，那我也未免是太沒清頭了。但是，親愛的，你差了，我不能絕對的對你表同情！

你想吧！如果戀愛是可以隨便由得我們人類來處置的話，那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可以免掉不少了。而且那裏還能被人共認爲是一件珍貴的神祕的事情呢？

我的愛你，在起初，我又何嘗有過準備的呢？是自然的，不知不覺的，也不由自主的。愛了出來，我雖然要不愛也力所無奈的；那麼你要我從既愛了而再不愛實在也是同樣的辦不到！我的愛者，這是你的徒然的空想呀。

況且又何必如此呢？

我的確誠如你所說的，是一個年富力強的有爲的青年，也誠然是

一個前程遠大，應該要發奮的青年。但是，我以為無論那個人，當他開始要去幹一件事的當見，他一定是有一個某種的希望，和某種的目的的！如果無希望，無目的，他做起來是決計要無興趣，不努力，甚且到結果不成功的；這是一定的。

那麼我呢？現在的我是老實告訴了你吧：在我的胸膛裏盤據得最利害，而且佔得勢力最大的希望是：我要愛你，我要你的像我愛你一樣的愛我！而我的一切的唯一的目的是，也一樣的基礎在這上；要這樣的愛你？要怎樣才可以得到你的愛？——這就是我現在朝思暮想的絕對的目的了。

那末我愛的好人，你現在要中止我的愛，這間接不就是把我這希望和目的一擊而破了嗎？換過一面說：我不能再繼續的愛你了，就是我的希望和目的是完全不能有了。

於是我還能發奮嗎？我的年富力強還有什麼用呢？我的前途的遠大，不是枉然的了嗎？——所以，我的愛呀！總是一樣的；我不能愛你了，我的一切是無望了，我愛了你，甚且你也愛我了，如果萬一不幸，給人來破壞了，我的一切也是無望了，總是一樣的無望呀！那麼何不爲讓我依然的愛着你，你也依然的愛着我呢？因爲至少在目前的互愛裏，可以得到些快活和安慰呀！我的愛，你以爲是嗎？你有表同情於我嗎？況且，如果我真的就依了你的主張的話，那前途的是否美滿固然是那樣的難料，然而當我倆忍心一割時，這當兒的痛苦是無論如何先受到的了呀！這又何苦來呢？

『得過一霎那，且過一霎那。』

我的愛，我倆一同就把這句話來做我倆的唯一的人生觀罷！莫管他過去的不幸，更莫想到將來的可怕！我倆且徒顧目前吧！得快活時

且快活，今朝有酒今朝醉！這是樂得的。我倆要在痛苦中找些快活，只有如此的了。

你說的：『天下事沒有能夠祕密到底的！』誠然，的確。然而我也有一句：『天下事沒有絕望到底的！』照我倆的現勢而論，自然是我倆的愛要有美滿的結果，是絕對的絕望；但是事在人爲，只要我倆能夠一心一意的共同奮鬥，又安知不會出人意料的有個我倆所不敢想象的結局呢？『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這句話的能夠流傳到這麼的長久，我想多少總有些道理的緣故吧！

上所云云，雖然不免是太嫌奢望了，然而我倆不妨這樣的望着吧！橫豎這樣的望着是總可能的，無論是道德，禮教，和法律，總是禁止不到的。

啊！我寫得太雜亂無章了吧？是的，我的腦子也太興奮了，我是

不能再寫下去了，停吧！望你依然的復我呀！如果你要不復我，那還是爽爽氣氣的來殺我的好，因為比較得我或者還能適意些。

你應該要可憐的小明上

## 六

親愛的小明：

讀了你的信，非但把我上次要勸你的一番的意念，完全的被你推翻了；而且更知你的可愛了，啊！小明，你有這樣的精神，你有這樣百折不回的勇敢，恐怕任便那一個都會因而佩服你，甚且愛你起來了吧！何況是我呢？因為我是本來已經愛你了的呀！何況我在平素所主張要愛的，是和別的女子所不同的，我是不願被那些多愁善病的青年愛的，我要愛的是要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好的！真正是好，你有如此的精神，你有這樣的百折不回的勇敢，只化而大之，對於什麼事情都

是如此了，那不是個絕對夠得上資格的英雄了嗎？我就愛的是這種人，我愛你了，我允你，從此後，有一天愛你一天吧！

親愛的，好了，現在你可以放心了，我一切都依着你了。

請你恕我，我本來是還想要寫得多些給你哩，但是我辦不到了，因為這時候身體方面覺得很不適意，頭裏固然很痛，而且全身還像發燒的一般，所以我要去睡了，只有睡一回就好的，你千萬不要着急呀！我明天就好了。

今天的晚飯要照舊的多吃些呢？萬萬不要爲了我不來同吃而且有些病了而改了你的飯量呀！因為我的身體病是你的愛我要更爲須要的，那麼吃得多，身體好，愛起我來自然可以更努力了！

我真的不能再寫了，祝你像園中林間的雀子一般地活潑和快活着吧！



像魚和水一樣決不可片刻沒有的我的愛呀：

你究竟怎樣了呢？你的病究竟是什麼病呢？記得你前幾天的那封信裏，曾經對我說的：『你放心！你不要着急，我明天就會好的！』我就此一天真的巴巴地等着你，等你出房來給我看見，等你看見了我和我說幾句話，甚且仍舊來和我一桌吃飯！那知苦苦的等了一足天，也是白白的等了一足天。後來看見了雁兒，（編者按；這是紋絹帶來的一個隨房婢女。）方才知道你的病是因爲更重了些緣故。

噫！我片刻都不能不見的親愛的呀！你究竟怎樣了呢？你究竟是什麼病呢？現在又已經四天過去了呀！你自然也知道我在這四五天裏是着急到如何地步呀！親愛的，如何是好呢？我這樣的急，要急到什

麼時候才得出頭呢？須知我將不能由着這樣急下去了呀！

啊！你這樣究竟是爲了什麼的呢？父親說：他已經屢次要請醫生來給你診治了呀，而你却每次總是堅決的阻止的；你願意由他去病，你要由他病得重，病得危險，這個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你難道是準備着要由他去病到了死嗎？

噯！我明白了：你一定是願意死了，是不是預備你死了，然後使我愛你心慢慢地也死去嗎？假使是我料想不差，那我要怪你是錯了念頭了。

我早已對你說過了呀！愛如果不發生硬要它是辦不到的，同時發生了出來而要它中止是更不辦到的；如果你常和我這樣的下去，那或者我會因爲日久了而生厭，生厭了而不愛你，倒是事實上可能的；至於你死，而又死在正當我的愛你之心極熱烈極猛進的時候，那恐怕

於我只有異常異常的痛苦傷心可以感到了吧，而且這痛苦和傷心，一定會終其生不會棄得掉的。

況且，如果我料的是不差，那麼你的死，完全是爲了我的，無異是我殺了你的，那我究竟不是個毫無天良的，不知恩義的人呀！試想我還會就此棄了你，定定性的找我未來的新生命嗎？非但是不能，反而使我覺得我是不能偷生在世的了，我是不該獨享幸福的了，我是不該獨自去尋快樂的了，因爲犧牲了人家的生命而去換自己的適意，這樣殘酷無道的舉動，決不是我所願意做的。

你別弄錯了吧！你應當要速速的把身體弄好起來呀！

我求你！我時時在這裏求你呀！我還常常在我房裏，向着窗外的天空，雙膝跪倒了祈求着，祈禱我們那仁慈的上帝，使出他廣大的神通來，把你的病體，速速的還後到康健呢！

親愛的，至少，你應當要爲了可憐我的這樣而醒悟過來了呀！我求你，我只有這樣的求你，別的話，也現在也寫不出。

我告訴你，我已和父親說知了，我去請醫生，他也允我了；所以我馬上就要去了，親愛的，我去請的醫生，你萬萬也不可再拒絕了呀！我去了！我去了！

祝你立即痊癒！

## 八

小明

噯！小明，我可憐的小明，我欲愛也不能再愛了的小明呀！

完了，一切都是完了，我的生命的停止前進時期，你也知道了，是就在這一二日內到了，我是馬上就要死了。

我也不能勸你不必傷心，因爲你是萬萬也辦不到的，噯！傷心，

我的最愛的小明我真是太傷了你的心了；我這樣的一死，自然是什麼也沒有牽顧的，只有你，只有你的在我死後的傷心，我是至死也不能安心的，噯！對你不起呀！我將如何是好呢？我將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呢？

在我病了的一個月內，你共有五次信給我，但是我無法可以復你；現在，噯，只有現在了，過了這一霎那的現在，我是再也沒有可以復你的機會的了，所以我無論如何，就是要更縮短我的生命的也顧不得了，我必須要勉力的來作一次最後的復音了！

你鼓足你的勇氣，不須人家的要批評你，一天到晚，時刻不離的來我病榻畔伏侍我，這一點，我是多麼的舒適呀！的確是我在最後的時期裏可以自慰，可以驕人一件大大快活的事了，我現謝謝你，我誠心的感激你。

但是，噫！我又看到了你那種說不出，寫不像的苦惱面孔，你的不展的雙肩，你的失神的兩目，你的蒼白的整個的面部，不是在在表示出你心中的無限傷心，無底的難過嗎？噫！我看了，我的心，噫！我將怎樣寫出我的悲苦來呢？我的愛呀！我愛的好心肝呀！你給我磨折到如此，你還不怨我，那知越是你的不怨，無形裏却越添了我的難過了呀！

你的伏侍我，那麼的小心，那麼的遇到；我曾在學校裏病過，也會受到學友們의看護，但是決不能及你的萬一；我又曾在家裏病過，又曾受過姊妹父母的看護，然而也萬難及到你：你真是無微不至的，你真是比待任何人還誠心。

啊！我的寶貝，於是我又想到了，假使你我是合法的一對情人了，公開的一對愛者了；明白的說吧，假使現在你父親的地位是換了



你時；說得更明白些吧，假使我是了你的妻子時，那麼我受你這樣在人世之間少有的伏侍，我是何等的快活，何等的適意呢，我的幸福，還有那一個做妻子的，能夠及得來我呢？噯！但是，我倆的情形是如此的，這不是別的緣故；全由於我的薄命，我的沒福，噯，我想到這裏，能夠不心痛嗎？所以當你在我床前的時候，我固然特別的快活了，但是快活完了的痛苦，實在也特別的利害呢。

噯！完了，一切都是完了，到現在這種完到什麼無可挽回的當兒，還去說他做甚呢？死了，我是死了，可憐的小明，我是就此要離了你去了，和你長別了，噯！小明呀！我對你說：現在我懊悔了，懊悔我要死呀；我不忍丟了你，……噯！噯！奈何呢？

噯！真的奈何呢？我是知道的，我是什麼都想到了的：在我死了之後，你的傷心，你的……總之，天地間所有的苦，一定會好像全



部都集到了你的一身一樣的使你難過的呀；你要哭，你一定會放聲大哭，時時刻刻的痛哭，一想到我就哭，一見到我的什麼遺跡就要哭，甚至雖然如此地哭也不能消殺你的傷心於萬一。

一定的，你一定須要如此的，但是，噫，照了我倆的現勢，你是不必如此的，你也是不能如此，因我雖是你父親的妻子，而實在並無是你的親娘呀！假使你如此了，那一定會給別的許多人的——個重大驚疑，於是你要哭也不能痛哭，雖哭也不能痛哭了；我知道你是只好竭力的忍住！但是，啊！奈何，明明要哭而硬要不哭，這種痛苦，又是如何如何的難堪呀！噫！小明！小明！那麼如何是的呢？我何忍使你單獨受這樣慘酷到無比的遭遇呢？

不過，我可憐的小明呀！你就再依了我的一句最後之勸吧！你萬不要過份的傷心，你是愛我的，那麼我求你索性愛我到了底吧。

你張了眼睛看看吧！這樣的一家裏，這樣的幾個人，我覺得並非過份的說，簡直都是沒有希望的，都是沒有做像人，只有你，只有你是可以爲這一家負未來的許多責任的，所以你須得知道自己的重要，要萬萬毋作無謂的犧牲呀！

況且我這樣一死之後，除了目前爲了面子關係，不得不替我料理之外！至於以後，或者難有人再來想到我的了吧！所以我求你，你一定要爲了我而好好的活着呀！外因爲我是要你時時來我墓旁探望探望的，我是要在春秋兩季內祭奠祭奠的！小明呀，我的身後事是全要靠托着你的，你明白嗎？

我現在自然是要想多寫，而且越多越好，因爲今生裏不能再寫的了呀！但是不能了，我不能再支持了；說不盡的話，明天有機會時或者面說吧！完了，真的一切都完了！噫！噫！噫！……。

祝你……祝你什麼呢？

你的愛人紋絹在畢命之前。



## 新婚之後

我的終身的寄托者，我親愛的丈夫：

約略的計算起來，我在三年裏所寫給你的信或者已有到四五百封以上了吧！但是這樣可以正正式地稱你丈夫的，却還是空前的第一次哩！所以我在這開筆的當兒，真的，心裏是非常的鄭重其事的呢！我希望你：也要鄭重地來開讀！並且在未開讀之前，先要在前面那『丈夫』兩個字上好好地熱熱烈烈地接上三個吻，因為我已經也這樣的在那上面吻過的了！還要，讀完之後，須得好好的把信保留着！雖然我是很知道的，你從沒有把我給你的信隨意拋棄過，但是我還希望你對於這封信的保存，要比較得特別留意些！因為這也是你所第一次接到

的你愛妻的第一封信呀！

這樣我倆新婚了還不及二十天的時候，就各自東西的分居兩地了，的確是一件非常以令人悲哀和喪氣的事情，尤其是你，因為你是如何的愛着我的，又如何的須要我的愛你的；在過去的十多天裏，你那樣的幾乎一分一秒也離不開我，我偶而有片刻的工夫不在你處，你便會各處的找尋到了我才快活；甚且把外面一切的往常時時要來往的友人都都擱置起來，朝朝暮暮的陪住了的情形上，我是因此很知道你此次的離家他往，一定是件很難為你的事了，你的不快，你淒涼寂寞，也一定也利害要使你片刻都難忍！真的，你太可憐了，我一想到便恨不得立刻可以來給你看見，給你抱住我和吻着我呢！

現在我就因為了你的這樣可憐，所以急急的寫了這信想來替你解釋一下，安慰一下，我也明知現在的你是還在路途上困頓的奔波着

哩，但是我也顧不得，寧可早些寫了寄出，讓你可以一到了目的地就接到它。

我最愛的親夫！離別的確是一回可以悲慘的事，但是我總要望不要過份的咀咒它！尤其不要爲了分別而悲傷到連身體也不顧呀！因爲我們如果能作進一步想的時候，那它或者也有些好處會得給我們的。

你想想看呢：我們這次結婚，和婚後所感到的樂趣，甜蜜，美滿，不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大的嗎？我可以肯定的說：恐怕不論那一個對的新婚夫婦都是及不到我們的，是嗎？你也承認的嗎？

但是這又是爲了什麼的呢？那不用去多思索的，我們立即可以明白；一定是爲了在我倆的婚前就潛伏着的；因爲在我倆的未婚之先，這個人來反對，那個人來阻撓，到後來幾乎使得我倆完全陷入了失望的地位了的；不料傲天之幸，居然還能轉敗爲勝。於是我倆覺得



這次的結果是不易的，更因了不易而格外的重視而快活起來了，這是確的！

於是可見：天下事的從不易得中而如願的，一定是更可歡喜的，叙會當然也是如此。——現在我倆分別了，叙會自然也是件不易的事了，那末以後一旦如願的時候，我預想一定是有常在一處的快活更快活來給我倆享受的。我的親夫！你依着我吧！你我暫時的忍着，因為時日是很就可以過去了的，只要等到這四五個月一過去，你就可以還來了。到了那時呀，我倆重新來把門關上，只有我和你在房裏了，一同喝着咖啡，一同吃着餅干，半年來的想思之苦，便可以立刻在幾分鐘內消失乾乾淨淨，你看多麼的快活呢？而且你還一定會把我的力量格外大，勿我的時間格外長，如果一直是在一處的，會得如此嗎？

況且愛情是最忌滿足的，尤忌的長期的滿足。世界上揮金如土的，往往是他祖上傳給了他百萬家私的不感到缺乏的人，有幾貧窮者肯輕視金錢的呢？這是可以來比喻愛情的，當愛情還未成就的時候，自然是肯一心一意的去經營着的，等到結了婚，愛情滿足了，便以為心事可以丟開，不當什麼大不了，淡了。那還成什麼愛情嗎？只是雙方不愛了呢，倒還不必去說他，然而又往往要男女各自移情別注，另外去找了對手再愛起來，以致造成離婚等慘劇，也所在皆是。

所以婚後的離別，倒也是一個維繫愛情的好法子呢！惟有兩個人分居異地了，不能直接的互相表示出心中的愛來，這就是愛上感到不滿足了；然而那一股濃烈的想思之念，却時時在當中牽連着，各人的心頭裏，始終深深地坎着一個自己的愛者，永不會丟開，永不淡下去；只須在相當的時期後便得相敘，自然愛情可以永久的存在着了。

而且還可以時常有新鮮的滋味享受哩！

所以，我的親夫呀！你不要太自苦，好好的幹你的工作，同時好保重你的身體！預備着以後來享受相會時的樂趣吧！

夜深得很了，我已精神不濟，所以寫得不能十分的透澈，但是總你能夠接收我的勸告而自己安慰起來！別的許多話，讓我慢慢的隨時寫給你吧！平安的家書，須早些寫來呀！——祝你在工作上能夠稱心！

你的愛妻  
二，一四，夜。  
（婚後的第一號）

## 二

我的無上的珍寶，愛妻：

我已平安的到了此地了，請你放開了紀念我的心吧！我到了這裏之後，因為要接洽一切，和朋友們紛紛會晤的緣故，所以不能有一

個時間可以給我馬上就動手寫信給你；但是正當我爲此而非常懊喪的當兒，而你的却隨後就來給我收到了；啊！我真像不出應當要怎樣的感謝你如此的好意了！

哈哈！我告訴：你這封信來的時候，剛巧有幾個朋友在這裏，但是我也不去顧他們了，連忙小心的拆開了，就一個人坐到床沿上去讀，啊！當我讀到了你叫我在「丈夫」兩字上去吻的時候，自然我是忍不住要緊依你的吩咐去做了，在吻的時候，我真的完全忘記了，在旁的五六個朋友，竟一個也沒有我的眼睛裏看見，只顧自己熱烈地去吻着；但是他們一共有一打光景的眼睛在哩，那有不被看見之理呢？所以弄得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大笑起來了，我給他一笑之後，才從迷迷中跳醒了過來，真的，當時我的面孔也羞到紅了呢！那知他們見了我的如此情景，不覺更得了勁似的：

「這一定尊夫人的來信了？」他們齊聲的問。

「自然是的！」我索性老實說，因為無可秘密也不必推托的了。

「不得了，愛你的程度也可想而知了，人方到，信已來。」

此外，對我調笑和表示羨慕的話，還有很多很多哩，我也報告不盡許多，總之，我在這樣時候，是多麼的高興和快活呀！而且如果不是你，我又何得會如此的光榮呢？我的愛妻，你也快活吧！因為你在第一次寫給丈夫的信裏，已經結了丈夫一個絕大絕大的喜悅了。

我一定依着好了，你放心！不過我所能依你的，不過只是不怨恨這離別，和認這離別是應該的的一層。至於要把這想思之苦，也一拚的除掉，那實在是我要依也辦不到的；這那裏忍得住的呢？除非是要把你完全不在腦裏想到，然而這樣一個美麗的，溫柔的，多情的愛妻，或者他的腦子是鐵成的，那麼或者可以不想到了，我是萬萬也

不能的。

現在我所最感到的難過，就是無法處置我帶來的這三件行李，因為它們是都經過你的親手整理的呀！我實在不忍心去移動分毫，因為只要輕輕一移動了之後，你的手跡便立刻會毀損了的；但是，現在要我活活的殺掉一個人，那我或者還有這樣辣手。至於要這樣毀損你的手跡，那我實在沒有這種勇氣呢？

現在，一個鋪蓋，因為急須要應用之故，所以硬硬心腸的把它拆開了，然而也不是我的親手；甚且在僕役們動手的當兒，我因為不忍觀的緣故，還故意的避開了去的呢！但是，過後一想，我不覺又大大的悔恨起來了，啊！我不該，我實實的不該呀！為什麼這樣不知輕重的竟由不相干的僕役去消毀了你的手跡呢？應當要自己來的呀，可是還那裏來得及呢？所以我不得不，在那上床之後，把被褥枕頭等，拚

命的吻着，而且幾吻滿了各處，因為總有一處是我已經吻着了你的手所觸過的地方的呀！——這就算是贖罪的辦法吧。——

恕我，還有的我也要下次再寫了，因為辦工時間已經差不多了。凡是我所希望於你的，望你都使我如願！

你的夫<sup>二</sup>，一七，晨八時後寫完。  
(婚後一號)

### 三

我的心肝，寶貝，好哥哥：

好了快了，四個月過去的了，不過只有一個月光景了，啊！我倆所早夜冀求，連夢中也幾乎在盼望的你的期，我倆的相會，在一個月光景內就可以如願以償了呢，我是快活到想要笑出來了。這樣一天天的快活下去，到那時候，不知更要快活到如何地步呢！哈哈，好哥哥！大概你也在和我一樣了吧？



我告訴你：昨天的下午，我的同學錢挹蘭來家看我，她還約我一同觀電影，——這還你去後的第一次哩，因為我一個人去了恐怕要想以前我倆同去的情形而觸景生情；然而這一次因為實推却不掉。——影片是平常得很，所以也沒有興趣。倒坐在我身旁的一對青年夫婦，却引起了我的絕大的注意，因為他倆還帶了一個出世了大約只有一周的小孩子呢？那孩子也好，嘴裏咿呀不絕，團圓細膩的面上時常向着他的父母顯出天真的笑來：啊哥哥！我也愛得忍不住的去拉了他的白嫩像玉琢成的小手吻了好幾下呢。

啊！好哥哥！我也要要了，恨不得立刻也會有這樣一個孩子了，那是多麼的有趣呀！我真羨慕得要死。

我倆如果有了的時候，我倆一開了便可以互相的抱他吻他，我真不知當他給我抱在懷裏，吻在嘴上了，我不知要如何的適意呢？我倆

還可在相當的時期，教他學言語；自然第一先要教他是叫爸爸和媽媽哩。好哥哥！我先問你：當他第一叫你爸爸的時候，你將怎樣呢？做得像嗎？——我想我倆都是面貌端正而且性情很聰慧的，我倆又是如此的多情，那生出的孩子一定會好的，我又會替小孩們整理的，——家裏的小弟弟不是一個確證嗎？我可以收拾得他又肥又白，又漂亮，保你一見就生愛呢！

啊！我又想到了：當我剛剛生產了後，睡着還不能起床的時候，你一定會時刻不離的坐在床沿上陪我，因為吃了這番大痛苦之後，你自然是更可憐我，更愛護我了，要茶就茶，要水就水的服侍得無微不至。還時時要把睡在身邊的孩子抱出來一同觀看，一同把玩，啊！我的好哥哥，這情景是人間很少有的呢。

我要了，我急急的要了，好哥哥！你幾時方可以給我如願呢？

不多寫了，我又要去睡在床上幻想一番了！

你的好妹妹

（七月四日晨。  
婚後第二十六號）

#### 四

好妹妹，我的最可愛的妻：

正在工作得很困倦了的時候，突然接到了你的信，讀了之後，不覺使重新精神百倍起來，快活呀，高興呀，謝謝你。

哈哈，好妹妹，你真有趣，讀了你這樣的信，我的心也不由自主的怦怦而動起來了呢？啊！但是好妹妹，你真不怕難爲情的嗎？才做了人家半年還不滿的妻子，便就要想起母親來了。哈哈，有趣，妹妹，你真可愛煞了，我真快活呀！快活到時時想要跳起來了。

但是，好妹妹，我反轉一想，那又有些不願這種甜蜜的美滿情形就實現出來了！我知道的，而且一定的，等到我倆的孩子由他媽媽生

出了之後，那自然是一件極可以歡喜的事，然而因爲是可喜了，那即便要更愛着他，但是，一個人的愛是愛是有限的呀，你愛了孩子之後，那對我的愛，不是要在無形減少了嗎？這如何是我所願意的呢？

別的不必說，試問你有了孩子抱了，還有第三隻手和第四隻手來抱我嗎？你吻了孩子的時候，你還要兼吻着我嗎？即使你在事後再會來抱我吻我的，然而我比較得少抱一次少吻一次了；況且你在愛護孩子的時候，我在旁看了，又那裏能不限熱呢？眼熱的難過，我是決計受不了的。

我知道的：你看到這裏的時候，一定忍不住的在笑了，笑我道：

「哈哈！堂堂一位父親大人，竟和小小的兒子吃起醋來了！」

是的承認的，我不怕羞的承認我的確在這裏吃醋了，而且吃得

利害。

不過，我的所以這樣的吃醋，自然爲了是愛你的緣故啊！那麼，使你所認爲快活的事情，要弄到給你如願；使你稱心適意等，自然愛你的我是應當負的責任；但是這裏總有些和我的願望矛盾的呀！然則究竟要怎樣了才會好呢？我此時實在解決不了這個難題了，還是你來罷！你或者已經有了成竹在胸了吧？

請你快些答我，讓我可以早些安心！

你的夫（婚後二十八號）

## 五

我的獨有的最愛我的寶貝：

讀了我的信，的確使到又好氣又好笑了！

你想想着呢：這些已經成了事實了嗎？莫說尙未，況且兒子還不知要在什麼時候才得真的出世哩；而你却已經着急到這個樣子了，

噫！真正你太嫌的孩子氣了。

但是反轉來一想：吃醋乃是真愛的表現，你的如此，你的愛我的程度，於是也可想而知的了。啊！我一時又多麼的感動，而且多麼的快活呀！好哥哥！我這個人，竟值得你的如此地愛着嗎？好了，我在今生能夠被你愛到如此，我的生是有價值了，我是不枉了此生了。

至於孩子的問題，我不是不知羞的說笑話：這難道是我獨力所能辦得了的事嗎？老實說吧：或者全在你身上呢？所以你不必來和我着急，還是和你自己去相商好了！我是沒有問題的。況且，不過分了你一些擁抱和接吻而已，你就這樣的小氣了，我看你也已經失了做爸爸的資格了呢！哈哈。

現在，母親要我陪她出去買東西的時期已快到了，我只好這樣先短短的復了你吧！橫緊停回晚上，我可以再寫一封給你的。

末後，我再對你說，這不過在空想哩，你不及去空着急吧！至於到了真的時候的辦法，那我等你歸來後面談好了。

永遠住在你心裏的愛妻（婚後的第二十七號）





## 愛的奮鬥

我心田裏唯一的美麗芬芳的花兒：

你的信，我在三點鐘之前接到了，而且從接到到現在的三小時內，我是一直把你的信未曾我的手裏離開過，因為我在讀，一遍遍地讀着，讀一回，想一回，噯！我的心，我的心呀！只有替自己可憐。

我很承認，我這個人的確誠如你所說的太沒有果斷了，不過你是應當要知道我的苦衷呀！我的所以不毅然決然做，實在或者不能完全歸咎於我的乏勇氣，因為我的確是爲着你的呀！

關於這些，我何嘗不想到呢，——真的，我是一直想到的：

「戀愛是不能有目的的，尤其是不應當計算利害的。」

如果只有我愛她，而她並不愛我時，那也是沒有法的事，現在我呢，真是要好也不能再好的了呀！她非但許我愛她，而且也在無比的愛着我！那我還有什麼可以遲疑的呢？

我不該再自己蹉跎了，我當速即發奮，因為她是在巴巴地等着我呀。我如果再是這樣的欲前不進着，至少是要對不起她的那熱烈的愛我了呀！辜負着愛我的人，不使愛我者如願以償，那是便不可以說是有愛人的資格了。我是有被擯出於愛之圈內的可能了。幹吧，立即地幹吧！昂首振臂的幹吧！」

我在這樣的思想裏的時候，我的心未常不爲之拚命的跳起來，但是等到再這思想退了出來之後，也就是把我全部的知覺又恢復了之後，於是我的興奮的精神便又立即的毀滅了。然而我決不承認這是我的怯弱無用，而依然爲了愛你的。

因爲我定了定性的當兒，目前的一切，又全都映入我的眼簾了；  
覆蓋着我的，是三數間非但低小而又七穿八孔的破房子，這房子裏所  
陳設着的，全是舊到發了黑的東西，孤零零的幾隻椅子和桌子，無姿  
勢的安放着，這樣的環境裏呀，恐怕任便什麼人見着都要接出一種索  
然掃興的意念來的吧？

那麼你，噯！你是一位富有人的珍貴的小姐呀，你的家裏雖然  
我還沒有到過，但是，別的富有人家的樣子，我是已經見過了不少的，  
以此類推，自然你的家裏的情形，也可以很明顯的在我腦子裏幻  
想出來了；一定的，比了我這裏，雖然不能說是像天堂和地獄，但是  
其中的相差的度數，至少總有百分和一二分的比例吧？

況且，在我的能力裏推測起來，要想把這樣惡劣的現像，改到  
好，莫說是如何如何的好，就是要把這比例略略再接近些，恐怕也是

千難萬難。

然則試想，我那裏有這種殘酷的心腸，來使你過這樣的苦惱光陰呢？所以我毫不怨，毫不憤恨，你的父母來竭力的阻止你的和我結合，是確有理由的，他們是爲了愛你，所以不忍你歸爲我有，那麼我也是愛你的，我又那能忍心到如此呢？

我自然也明白的囉，愛情是人生的唯一大安慰，尤其像我這樣貧苦到毫無滋味的人，是尤其須要愛來安慰；而現在的的確確足以使我快慰的愛，只有你在給我，也就是我要得到快慰而改少我的枯燥，是只好向你來領取的；現在我爲了不忍你的來過此苦生活，而不弄到我們愛的成功，我是要永遠悲哀的，我是要永遠苦到了底的；這個我豈有不想到的呢？

但是我是愛你的呀，犧牲了愛人的原有的幸福，和另可以找到的

幸福而來滿足我自己，那是決不願意做的。

我最愛的愛人呀！怎樣呢？我究竟應當要怎樣呢？

我現在的心思是如此，究竟是對的呢，還是不對的？我究竟應該就這樣下去呢，還是除此以外，更有別法可想的？我的這樣，是可以算愛你的呢？還是在你認為不滿意的？我的心是亂了，我的理智是不能替我自己判決了。

我的愛人呀！你來吧！你來替我決一決吧，你決定後，我決計依從你！你快快的再給我一封信，而在這封信裏是要給我解決這些疑難的。

我等你，我等到了再說吧！——祝你永遠是康健着！

你的忠誠的雁上

我的可憐又可愛的哥哥：

記得這聲哥哥，還是我第一次叫你吧，——不但是第一次叫你，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向一個異姓而異性的人這樣叫哩！

哥哥呀！在我們中國的習慣上，一個處女向一個男人叫一聲哥哥是非常非常的又容易的，因為這聲哥哥之間是含了不少的很神聖，很可貴，很甜蜜，很……總之是很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意味的，所以一切的男子們，對於一個女人愛了的話，往往是以這一聲哥哥的是否在她的嘴叫出，拿來作他的愛是否成就的表準的，是嗎？這個自然是你所早就知道了的。

現在，我的哥哥呀！我已經開始叫了你了，而且我的這一聲哥哥，並未受過那一個的督促，也並沒有受過你的要求，是完全出於我的自動的；那麼，你所得這一聲，恐怕比在任何一個女子口中出來



的最要可貴些吧！

我的哥哥呀，我的所以要如此再三的說，是我要表示我是在真的愛你，我是在誠意的認你爲我的哥哥！哥哥！你至少應該要略略的快活些了吧。

我讀了你的信，噯！哥哥，你真太可憐了，你真寫得太傷心了；筆墨雖是傳情的工具，然而要寫到盡情，那究竟還不是件可能的事情，於是我知道你信中雖已寫到如此了，但是存留在你的心腔裏，未能寫出的，一定還有不少在哩；所以，我的哥哥，我讀完了，再這樣一想之後，我的很不易出現的辛酸之淚，竟也忍不住的一瀉而下了。我決不說你是無勇氣，我決不恨你是沒果斷，我也決不會批評你是怯弱無用之人，因爲我已知道了你全是爲了愛我之故呀。

哥哥，我非但是沒有絲毫的不滿意你的心，反而爲你如此的愛

我，你如此深的愛我，和如此切的愛我而大大的感動了。

同時，我爲了你的愛，——這樣的愛是宇宙間決難另外去找得到的呀！——所以更增加了我的愛你的力量了，也更催促我和敲足了我要到爲你有的決心了；這樣愛我的人而我還不歸給他，如果不是瘋了的人是決不願的。

我始終是愛你，我誓死也要做你的人的。

你太過慮了呀，或者竟還看差了我的爲人了呀！難道我是絕對不明白的人嗎？不必說別的，能夠到你如此難得的愛，那我雖然物質上受些不滿足，也已經儘夠可以抵得過的了。

況且，物質的供應，我又是原來是看得無足輕重的。哥哥！富有並不足以替人類增加幸福的，而且富有的人不過都是些坐吃現在的人類之蠹吧了。唯有貧苦的人，他有自食其力的崇高，他有和生活奮鬥

的勇氣，他有忍耐艱苦的堅強！我的哥哥，要這樣了才完全了做人的條件哩，國家的富強，一切事業的興起，都是這樣的人才可以負得起這種重大的責任的。哥哥！要這樣，才是有價值的人，值得讚美的，可以祝福的人哩。所以我也願意貧苦，況且我的貧苦，不過只是整個的我的物質方面的一半而已，至於另一面的精神上，那有你哥哥的偉大的熱烈的濃厚的愛在滋養着，還會不暢快嗎？

所以我的唯一的哥哥呀！你放心吧，你不必再去顧慮一切了，因為你所顧慮的，恰恰都不是我認為不滿的，而反是我所要歡迎的要嘗試的呀。

哥哥！你完完全全的放心吧！因為我已經有了計畫了，現在我不妨略略的向你報告一些。

自然，我倆的戀愛，現在我倆又要結合，這一件事情，除了你方

面或者會有幾個特別的外，至我這裏的人，差不多全部都是反對的，他們和她們，現在是時時在設想着要破壞我倆的計較；所以我倆雖然能夠不受他們的節制，我倆靠了我倆自己的決心，自己的勇敢而替自己解決一切；但是事成之後，他們的反對的力量，我知道他們依然還要繼續向我倆施用的，至少至少那種足以使我倆很難堪的冷嘲熱罵會得時時向着我倆放射的；那我倆又何苦呢？何苦去無端的受他們的輕視呢？我倆的確是一對爲了愛而奮鬥，爲了情而犧牲而實行者呀！是多麼值得人的崇拜的呢？所以我是萬不甘願給他如此的。

即使這些我倆也不顧，只當他們是惡狗吠人好了，那也自然可以的囉。但是我們再放大些眼光看起來，恐怕就是全個的社會上，也不見會容許我倆這種他們認爲是禮教的叛徒再安穩地立足下去的，況且我的家裏是在這裏總算是閱閱之家，而我又是一向被人注意的一個小

姐；閥閱之家的小姐，做出了這樣的事情來，自然會弄得人所共驚，人所共奇，甚至人所共和的，所以在我倆附近的社會裏，一定會共同認我倆爲一對怪物。

還有那可怕又可恨的報紙和報館記者，他們也定會張大其辭的登載出來。登載呢，固然也只好由他們去，不過那些記者却實在的可惡；論理，記者是負有領導社會，糾正一般觀念的重大責任的；但是他們自己的頭腦也和一般民衆的相差得不多，除了他們具有打探消息，和記述消息的技能以外，別的像主張的腐敗，思想的陳舊，議論的卑陋，簡直還比一些有頭腦的人再低些；一定的，我倆這件事做了出來之後，他們自然又是披露出來，但是他們在披露之時，決不能探索到我倆反抗禮教的真精神，和我倆爲了愛情而奮鬥的偉大的，他們只會記出一段「一個富家小姐，爲了一個窮男子，棄了家庭，丟了親

友而結婚的一段笑話』，噫！這樣可恥的記者的頭腦，這樣可恨的記載，於我倆別的倒也不打緊，倒是如此一來，會得更加了一般社會的對於我倆的輕視，而更絕了我倆的生路了。你想：我倆既然被不論那個都輕視了，那我倆的生活上，不是要大受影響了嗎？而我倆的生活又確實是以後的一個重大問題。

所以爲今之計，我倆必須要隱姓埋名了向着別處去安身，在別一個沒有可以認識我倆的本來的人的地方，然後憑了我倆相互的努力，建設一個足以使我倆的精神快適的，新環境出來，這不是很好的嗎？哥哥！真的，這是再好也沒有的好了，於你於我，兩都有益，你胆大些，你放足了精神依着我做呀！

那末照了我的計畫，自然我倆是應當丟了你和我的故鄉的了，而且從此一去，恐怕永無歸期，也未可知，即使能歸，然而也知要

什麼時候，也難預料；所以我的第二個計畫，就是主張你在最短的時期內，設法把你家賣掉牠！好在除你而外，又沒有別的人，一切事，都可由你獨個兒作主的；那麼我勸你一定依了我！把所有的房屋，什物，總之一切，速速地設法如數變賣掉牠！那些賣得的現錢，好好地保留，對於我倆的未來，也是不無小補的。

自然囉，就是這樣了，對於我倆的宿願是固然滿足，然而前途的危險，不免還重重疊疊的排列着哩！但是放心，我也已約略有了一個布置了。我告訴你，我第一，爲了家裏着實有幾個錢的，第二呢；我父母素來是很愛我的。因爲這兩層的原因，所以老實告訴你，現在我身邊所私有的現款和金銀首飾等等，一共統計起來，雖然不敢說是如何的多，但是只是我和你兩個人，只要能夠竭力節省的話，那一二年的生活，總還可以不慌不忙的維持得過去的；況且我倆只要一等大事



定後，就可以立即設法謀生，我想在一二年之內，總可以把生利的方  
法產出來的了吧！

還有，嫁了男人，就要全靠男人生活的思想和辦法，當然不是我  
這種女子所肯有而施用，所以我倆可以一同努力的設法去賺錢；還怕  
什麼呢？

我的哥哥：不必怕的，有了我倆這樣的勇氣，有了我倆這樣的誠  
心，再加了我倆兩人合一的努力，還怕有危險和困難會降到我倆的身  
嗎？不會的，照了我的理想是不會的，哥哥！我求你，求你一定依着  
我開始着手幹吧！

只要等你了呀，一等到你的方面的事辦好了，那我倆立即可以：  
：，爽氣的說吧，那我倆就可以立即成功一對：：啊！不必說，自然  
你是知道的。

啊！哥哥：到了那時，我倆是會得多麼的快樂，多麼的甜蜜，多麼的美妙了呢？恐怕天下人誰個都不能及到我倆了呢？哥哥！哥哥！幹吧！幹吧！立即的幹吧！莫再遲疑，莫再蹉跎！須知天下人已經有不少因為遲疑和蹉跎了而演成了絕大的慘劇了呢！

現在，我別的暫且不多說了！只希望你立即生出偉大的勇敢來！  
幹！幹！幹！

你永遠的愛人沈玉芝 七，十四。

### 三

玉芝，我的崇高的上帝！

接到了你的這樣的信，而我如果再不勇敢，再不依着你去努力地幹的話，那我非但是及格以上的庸庸者，竟要不能在人類之間占一席之地了。

幹！幹！我一定幹，我立即就幹。

但是總還沒有幾句不必再說，而又不得不說的話，須要在現在及早提醒你的，請你答我說一下好嗎？

妹妹！我的好妹妹，你不要憑着你現在一時的熱心而不顧一切的勇往直前呀！須知這樣的幹着的並不是件小的不足輕重的事呀！——我呢，本來就是天地間的一只孤獨的乏味的可憐蟲罷了，即使是死，於我也沒有多大的關係的，何況這一幹之後，還多少有些好處的呢？

你，至於你呢，那是與我不可同日而語的呀！你是有父母的，你有名譽的，你是親友的，你是有原有的幸福的；現在你這樣的根着我一走之後，當然什麼都是沒有的了，而且這一次沒有了，或者竟可以說是永遠不能有恢復的可能的；我再說得明顯些吧：就是這樣一來之後，你便立即要做成一個無父母，壞名譽，失親友，還把原有的幸福

丟棄的人了；我的妹妹，如此是於你的關係不是小的呀！那麼你現在，寧可是現在，再先自己細細的考慮一番吧！你是認爲絕對的值得的了嗎？你是真正的願意了嗎？

還有一點哩，不過這一點是我很難說出，而且是很對於這樣的一個你來說的；但是你須明白，我是爲了慎重起見，竟是爲了我倆的未來的幸福起見，所以我又似乎覺得非先說一說不可！

妹妹！我要說了，不過我在未說之前，先要向你有一個請求；就是你聽了之後，不要以爲我是不信任你，不要灰心尤其是不要動氣！妹妹！你允許我！現在我真的要說了。

妹妹，就是我要問你：你現在如此的重大犧牲了，將來萬一是得不償失時，那麼會得要懊悔的嗎？

啊！妹妹，我的好妹妹！對勿起，我實在的抱歉，要問出這樣無

禮的話來！你原諒我！你恕我！

因爲這一次，倆如此的幹法，所費的精神，實在不能算是不大的，而我倆的所以如此之故，自然是爲了要謀我倆的未來的幸福之故。那麼如果以後萬一不幸有了懊悔的意念在我倆兩者之中發生了，那我倆的一切便立刻可以打倒，立刻可推翻；我倆現在所費的種種心機，尤其是你，你現在所受的種種損失，便一概是等於零的了。前功盡棄呢，倒還不要去說他，我料定，到了這種的時期裏，那被棄的一方面，一定要受到比現在還更傷心更慘酷更無辦法了，是嗎？你也以爲是對的嗎？

所以我說甯可慎重在前，省得以後弄到進退兩難。我是全爲了我倆全部的安全起見的，所以或者你不會怪我是絕差的吧？

至於我呢，我是可以無話可說的了。我決計幹，就是現在不是爲

了你，我也決決的要照了你的辦法幹的了，因為我總不過是如此的一個我而已，或者這樣一幹了之後，於我反而有些好處，那也未可知。況且，如果你是認爲這是不妥了而不幹的話，那我一走之後，可以耳目較遠，免却些關於由你方面傳來的痛苦，那也是很好的。——所以我是沒有問題了，決計的這樣幹了，只要你，你再細細的考慮一下吧！我是決不強你所難的。

最後，我再鄭重的申明一下。我無論如何總是切切地愛着你的。

#### 四

是我終身要依托着的好哥哥：

我的頭腦是還算清楚的，這不是你也常常在承認的嗎？所以，我要怪你是不信任你，我要灰心，我要動氣等等，是決不會有的事，你

張若雁 七月十七號下下

是太過慮了。

你顧慮到許多問題，這是很的確應當要顧慮的，就是我，又何嘗想不到呢？哥哥！老實說吧！不必現在你的鄭重的囑咐，我已經先有一封信給你的。

現在，既然你細心，而且爲了這個不放心，那我一項項的給你解釋一下吧：

你試想，你先再想一想看，我倆現在的希望是什麼？我倆最後的目的又是什麼？——這不必多說的呀！當然是全爲了要愛的滿足呀！那麼，如此一幹之後，於我倆希望是決可如願的，我倆的最後的目的，是決可達到的，那自然是可以無疑的囉，既然如此，別的還去顧他做甚呢？

你說我是要丟掉原有的幸福的。你所說的我的原有的幸福，又是



那一種呢？不是無非我有富有的家庭，我能夠有好的東西，有好的衣服穿，而且有婢僕們可以替我代勞，總之，我的所謂原有幸福者，是可以現現成成的過些優美的生活而已，是不是？——那麼我在上一封信裏早已說過的了，享着這種幸福的人，只要算是人類之靈，決不是人類裏應有的現像，自然也決不能稱爲是幸福，所以你說我是原有幸福的，便已不成立。退一步說，就算這些的確是我的幸福，那麼以後有你在愛我，你有不是人力所可強求的，也不是金錢所可購買的愛情在給我享受，這還不是我的幸福嗎？而且這種不是人人所共得的再好也沒有，再高也沒有的幸福，難道還不能那些淺薄的，不正當的原有幸福相抵嗎？

第二，是關於名譽這方面的了。那我於國於家，都未曾有過什麼大不了的作爲，我也就是未曾有過什麼大不了的的名譽在外；我不過是

個平平常常的女子罷了。我所有名譽，也和一般的女子一樣的平常得很，所以我在名譽方面的損失，也不過是如此而已。自然囉，你說的我要損失名譽，是指此事幹了以後；要給人家說壞話的囉；但是我又要叫你想想了。那些會得說我壞話的人，都是什麼東西呢？他們是明白世界上真正的真理的嗎？他們的頭腦是配得來批評人家依着真理所做的事的嗎？他們都不過是作些野狗之吠罷了，能夠來損失我的真的名譽嗎？而且在他的意念裏，以爲我是損失了的，又那裏是我的真名譽呢？而我還可以做進一步說哩；世界上的人究竟是多得很的，在這些人當中，我想是少總有幾個和我們能夠表同情者的，那麼這些人的心目中，自然會對於我倆的如此之幹，是覺得很得的，正當的，神聖的，至少是愛的立場上有是價值的；如此，他們還一定會贊美我的有勇敢，佩服我的有毅力。那我不是非但沒有損失，反而得到了

另一種的難得的名譽了嗎？

至於親友，那更是不成問題了，因為任何一個人，對於親友的關係，恐怕誰都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吧？拆穿了說：親友之於我，及我之於親友，只有在能夠親友的時候，才是親友的呀；如果一旦我上什麼不人滿的事情的當，那恐怕立刻會無人來親我友我的了吧；反轉來說：就是我不願親人友人，那也馬上就會變成不親不友的。所以，親友的問題。既然是如此的無甚說頭，那我又何必去多說他呢？哥哥！你的這一點顧慮，望你也就丟了吧。

在你所提的幾項當中，的確關於父母的一項，似乎來得重大些了，似乎是值得注意些了，但是，且慢。因為我曾再三的當它是重要的問題而思索過的了，現在且把我思索所得的結果，寫在下面吧：

孝父母的心思，在我的腦子之中，也很佔有堅強的勢力的，我一

向是把父母看得是和我很有關係的人物的，但是到了現在也已經差不多變作了過去的陳跡了。不過，你放心，我不是絕對沒理由的。

我現在的思想是：『孝親和愛子』是應當要並重的，是應當絕對的互盡義務的，親能愛子，子也就自然孝親了。——不過所謂愛子，不是僅僅是以衣護之，以食養之就算，是和孝親的要使他倆身心俱泰具有同樣條件的——

現在我所要做的事，我自信是對於道德上，人格上，以及一切的情上理上，都過得去了，而且必須要這樣做了，而我方能心快意適的；但是他倆不能允可，不能允可，我就不暢快，不能使我去自由的暢快，那就是他倆於愛子女的條件是不合的了。於是我方面自動的取消了應盡的孝道，或者不得謂過吧？

當然，我勉強違背了他倆，他倆定會得大為不快的。但是這個澈

底的說起來：只好怪他倆不明現在的新的事理之故，誰叫他倆自己去做成時代的落伍者的呢？咎由自取，決不能算是不孝的，決不能歸我負責的了。

況且，我索性再說出得透明些吧：

父母的愛的焦點是只位置在他倆的中間，無論如何，父親總愛母親些，母親也自然總愛父親些。我們做兒女的人的被愛，實在早是被擠在他倆的愛的第二位去了，而且或者還在第三位和第四位也未可知，因為他倆對於自身的名譽，財產，事業，也是很用愛去對付着它們的呀。

不是嗎？世界上已經有過不少的父母，因為自己負了債，曾經把自己的子女去抵押，甚或竟是出賣給債主了，以清債務，以保全他倆的財產了；還有更慘酷的哩，他們有時竟還要把自己的女兒去獻給某

一個達官偉人了，以求那達官偉人的歡心，讓他有了歡心，便肯加以提拔和推荐，拿來擴大自己的名譽，增進自己的地位。噫！這樣的父母，他們還是當兒女也是人類的一份子的嗎？他們的存心，簡直可說是連禽獸也不如的；你看，不是有一隻狗走來的時候，那母貓不是捨命的把小貓衝了就逃的嗎？有一隻老鷹在天空裏盤旋的時候，那母雞不是總急急的把它的雙翼和全身，伏下來覆蓋着它的羣雛的嗎？它們從未曾有過把自己的幼輩去獻給要殘殺它的對方而保全自己過呀！

不過，我的所以有我呢，固然實在都虧了他倆的，我是不能再加以否認的了。但是他倆真的是有心要生育我們的嗎？說句不知輕重的話，他倆是不過是爲了要滿足他倆的衝動，和獲得他們自己的滋味的時候，無意間的把我弄了出來吧了，那麼『生』又與我有什麼大關係呢？

既然生了我出來了，那麼養我教我，自然是義不容辭的應盡之責了；況且當他倆在養我教我的時候，也未嘗不有時要多嫌我討厭我；痛打和毒罵，在他們的所謂教養之中，也要受到計算也不清的次數哩。甚至於像我們比較得富有之家，他們又因為要省却自己的辛勞起見；就月出了幾塊大洋錢，雇了奶娘，或者普通的傭婦和婢女，來養護我；這樣，簡直連他們應盡之責不負了，那『育』之一事，於我又豈得謂恩呢？

所以，哥哥！真是想不得，說不得；想透了，說穿了，父母之於子女，真是比什麼都不如，比什麼都空；如果要爲了父母而犧牲有希望的快樂，破壞將來的幸福，真是個瘋子，真是個迂腐。我，我自信是個有爲的人，所以我是決決的不會願意的。

這些，我不承認是我的思想的過激，我也決不是受了那種非孝主



義者的影響；我是全由於現在事實的觀察的，觀察的結果，我就得了這樣的論調，和這樣的感慨罷了。

夠了吧！我的好哥哥！我說了這麼的許多，而且是這麼的透澈，或者你所顧慮和恐懼的，是能夠有消滅的可能了吧。

總之，千句萬句併作了一句說：就是只要你的愛我。我現在的一切，完全爲了覺得只有你的愛我方才是適意之故，那麼，你只要設法使我永遠保持着這個信條就好了，而這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的愛我。

你愛了我，我便適意，我一直在適意之中便可以忘了生活的困苦，忘了操作的辛勞，忘了沒有父母親友的寂寞了。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有什麼可慮的呢？我倆只有永久的快活罷了。

所以，到最後，我反只要問你，你是否是真心的愛我？和是否能

夠永久的這樣愛我了。

哥哥！你自然是愛我的，是嗎？那麼我倆便可以不必費心機，去多想什麼別的了，我倆現在唯一的應盡之責，就是一同努力的爲未來的準備吧。到你準備好了之時，你可以立即通知我！我也就好立即來就你了。

呀！我倆所期求的一切，在不久的以後就可以實現了呀，我想到時便心也跳了，我真快活呀！我高興呀，哥哥！你呢？自然也總和我一樣的了。

我不寫了，恕我吧，要休息了。

敬祝

我倆的目的早達！

敬祝

我倆的成功！

敬祝

我倆的前途光明！

你獨有的好妹妹上

## 我愛的是現在的你呀

一飛女士：

這一定使你一直到現在還是處在驚奇當中，我是很知道的；我這一次突然失蹤，而且還且剛剛千難萬難的承你允許了愛我之後，我忽然和你不告而別，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你急欲得知的了。因為既然是已經互相表明了我愛你，你也愛我了，那自當要快快活活的時常設法晤談，以增進我倆的愛而使之達到成功的地步的呀；但是那知道我的所以突然出走，却就是爲了你的愛我，爲了我的心已經知道了你是確實愛我了的緣故，如果你那夜的月光明淨的當兒，不是那樣誠懇的對我說一聲『我實在也已經愛了你』的一句之後，恐怕我還是不

走的哩。總之，我的此舉，是爲了愛你，是爲了要你的永久的愛我的。

這麼的一番話裏，自然是你更加地驚疑起來了。好，現在我不厭其詳的向你申述了明白吧。

你知道我究竟是個什麼人嗎？——現在我一定要老實的告訴你了：我不是你父親的真正的書記，我是一個密探，而且你家的——一個對敵，你家的——一個仇人。

且慢，你不必驚慌，你不必心跳，因爲我現在自信不是了，現在我是你家的忠僕，而尤其你的情人了，現在我非但不會加害於你家，而且是將要給你以一個絕大的援助了，還有，更要緊申明的，就是的所以會得到你家來冒充書記，和你家作對，實實在在決不是出於我之本願，我實在是被逼了而無奈的。

我索性從頭說起吧：——不過這開頭的幾句，我本來是不敢直說的，因為別的還無關大輕重，唯獨這幾句你聽了之後，或者把你的已經愛我之心要重新消滅的。但是我如果不說明，我是對勿起我的天良，因為我的確是愛你的，那如果欺騙了你，那我的愛你，便不能算是絕對的了。況且我是你的，你決不是和別的女子一樣簡單的女子，你的學問，你的思想，或者是會寬恕我，而且竟可憐我的，所以我就越發的不怕了。

啊！一飛女士：我真是可憐呀，我原來是沒有父親而只有母親的，不，父親不是沒有，實在我始終沒有知我的父親是個什麼人吧了。而且我的母親呢？也是一個下等的女人，是一個要受人人所輕視的女人，就是她，恐怕也是弄不清我的父親究竟是那一個，我想一定的，否則她為什麼總不告訴我，而且經我一問到她，她就要異常悲傷

的雙淚直流，繼而還要痛哭失聲呢？而且在臨死的時候，也都沒有和我說過。

啊！一飛女士！原來我的母親是當年的一個妓女，不是下等的而被人人所輕視的女人嗎？而且妓女的對於男人，自然是萬萬也不能專一，據說她當時又是很紅的，所以和她有過關係的男人是更多了。後來不知究竟和那一個男人才把我生了出來，這自然是連她自己也不弄不明白。

但是等到一生了我，這消息傳出之後，於是她的一般客人就對她不約而同的冷淡起來了，這實在是很傷心的事情；她一看再做生意是無希望的了，於是就自動的脫離妓籍；所幸她在當時是大大的有一筆私蓄的，所以就帶着我兩個人另外弄了些房子過起清苦的生活來了。

她受到這一頓打擊之後，自然是萬般的失意，非常的傷心，而且



就此看透人情，深深覺得過去生活的不當和悲慘，於是更加了她努力到善的決心。親自操着家務，親自養育着我，而我就是她唯一的安慰品，最重要的珍寶了。

我到了四五歲的時候，據說是個很好的孩子，而且很惹人愛的，這大概是爲了我的眉清目秀，和聰明靈利吧。

因此她也更愛我，但是就因爲太愛我的緣故吧，所以同她也可憐我的身世了，她因爲怕我爲了出身微賤之故而將來得不到好地位，過不得好生活，她曾爲了這個日夜的憂慮着，不時的流淚着。到了我七歲的時候，她方才想得了個辦法，就是預備把她所有的私蓄，除了食用所需外，全部都來教育我，所以就在那一年把我送入了一隻小學，幸而還爭氣，成績倒也很好，她歡喜了，就一連的把我送進中學。然而很傷心的事情，就降到我的頭上來了：原來我讀還缺二年就可以由

中學畢業的時候，她竟死了。咳！她對於我的學成致用，自然是唯一的大願呀，但是她已不及瞧見了，她費盡了心機，受盡了痛苦，我也一些未及報答，天下的傷心懊惱事，還有再甚於此的嗎？

她在臨死的時候，把所遺的私蓄，都交給我，叫我不要前功盡棄，必須繼續學業，好在你年紀也不小，以後一切，自可自己治理；等到學成之後，可以馬上離開此地，走到別處去，因為此地大概知道我倆的歷史的，對於未來的發展上，恐怕不免要有阻力……等等。

我自然是應當要勉力遵從她的遺囑的呀！

所以我在畢了業後。就由我的一個先生，——這先生是知道我的一切。他倒很敬佩我的母親，也很可憐我。——他就竭力的替我在各處設法圖謀位置，結果，就成功了此地的B校的教職；我在這時候，因為已得泉下的母親的對我的期望，還很堅實的在我心板上刻鑄着，所

以我在做事時，總是努力的以期克盡厥職。所以在此任事四五年，大家對我倒很有一些好感。

但是不幸的事，却要來輪到我的身上了。因為我以前的出身，不知怎的給校裏的有一個校董探悉了，而且他還因有校裏有了這樣的一教員，好像美貌的姑娘在她白嫩的面上有了一塊瘡斑的不高興；自然，等到他如此，去我之心，那是不用說會得發動了。還算徼幸，因為別的校董，尤其是那位校長，他們都不知這一個校董表同情，原因是為我做事得很好，並不曾因為了我的出身而影響到作事的成績，所以他未曾能夠怎樣的為難我。

但是，一飛女士呀！雖然他們恐怕我不高興，所以也未會來對我提及，到後來，這件事已經過去了時，方有一個和我很要好的同事，約略的告訴了我些。不過我知道了之後，心裏又那裏免得掉要難過

呢？而且那天賦給我的性情，又是非常的剛烈的，是不肯稍受人家的對我的輕視和奚落的；就是以前在小學生的時代，如果有小朋友們提到了我的出身而加以譏笑了的話，我也庶必要哭，哭到非先生們或者母親的大大的勸慰了是不肯停止的。何況我現在是已經有了年紀，和志氣也更加的高了呢？所以我當時是氣到口也不能開，一直到了晚上，不覺由氣而恨，由恨而灰心，就立即動手繕就了一封態度激昂的辭書，一到翌晨，馬上向校長提出，並且還要求他的即時允准。

校長也很明白，所以非但不准我的請求，反而大大的給了一番的譬勸和挽留，他的態度是非常的誠懇，而言語也很是合理，我在這兩點之上，就無形中被他所屈伏了，就是同事們中，也一個個都對我用一種由衷的安慰來留着我，於是我就取消了辭意！而且因為大家都如此好意的待我，我也就益發爲了感恩知己之故而加緊奮勉起來。

但是那位校董却對於始終未能消釋他的惡意。——噫！一飛女士，你可知這個校董是誰？他就是你父親的反對者的首領，要竭力破壞你父親的一切福國利民的大計畫的人，他就是王達夫。

我那個星期日的下午，獨個兒在公園裏散步，那知恰巧遇到了達夫，他見了我招呼了之後，就對我有了下面的一段話：

「上次我一時糊塗，真是對不起得很！」他說。

「那裏話，事實如此，本來我也自己及早識相的；況且現在已承先生繼續留用，我是已經很感激的了！」我答。

「……」他遲疑了好一回，方才接道：「沈先生：現在你校裏的功課多的嗎？就是除了上課之外，還有暇時，可以兼任些別的事嗎？」

「很空的，功課在下午的多，上午是差不多完全沒事的。」我照

實的答。

「真的嗎？那是很好的了！」他很高興的直跳起來：「那麼我介紹你一個兼職吧，但不知你願否？」

「那是再好也沒有，我很感謝先生的感情，的確有兼職可以使我多賺些錢是我所很歡迎的，因為母親遺產，已被我全用在求學上了，現在所入無幾！差不多萬不夠我以後的別圖發展的，我是還想積錢進大學的呀！於是又問『但不知是那一個機關，那一種事，我的能力又可以勝任否呢？』」

「你也不必說客氣話，這就算是我答報你上次的得罪處好了。至辦事却並不是機關，是本地的一位錢逸風先生（就是一飛的父親——著者）他個人要請一位書記；你是不是極可勝任的嗎？但是我和他是沒有什麼大交情的，所以不能出面介紹，只可略盡指引之責，你儘可

自己前去接洽，定可成功。』

當下這樣說了之後，我心裏很高興了，回去就和校長相商，校長也未知內幕，也就很代我歡喜的答應了我的請求。

當天的晚上，我就親自拜謁令尊，承他馬上應見。這就是我來府就職的原因。

那知天下事的變幻，真不許人們有預測的可能的，我到府之後，便和你相識了，而且我這一腔天賦的從未曾啓用過的深情，竟還會向你發動起來，而且到現在的結果，還在女士的嘴中直接給我聽到了你也愛我的。啊！論理，這是天地間多麼的美滿事呢？而且我默察令尊大人的樣子，對於我，却很有些重視的色彩，我和你兩個人的情形，他是也一定知道的，但是他並沒有過細微的反對的表示，那麼我倆如果對他有更進一步的要求的時候，我看他也定能表同情的；那是何



等的可以快活，可以慶祝的事呢！

不過：……噫！天下的好事，遇到了這不過兩字，往往是會得由歡喜而變到悲哀或恐懼的，我和你的事，自然也不能例外。前天，我由府上回校，上完了下午的課而放了學時，校長便來請我去談話：

『沈先生！我有一段祕密的話告訴你，可惜我在事前沒有早些就知道，否則也可以不致弄到如此地步了；現在只有請你自己善自設法吧。——我到現在才明白，原來王達夫介紹你去錢府當書記，並不是好意，而且還是絕對的惡意；因為達夫是反對錢老先生的一黨裏的魁首，現在他們黨裏，將要給錢老先生一個絕大的打擊，所以要設法得知錢方的祕密；他們不得已，所以就在你的身上轉念頭了，他先那樣騙你進錢府，然後說明要你當他們的偵探。那自然，你這樣的一個人，或者定會不肯的，但是他就要把宣佈你的過去祕密，使你以後不

得再在社會上能生存爲要挾，使我不敢答應了爲止。沈先生，幸而現在時機或者還不能算遲，不妨計畫一個妥善之法分解決吧。

我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我別的倒也不怕，但是我不得不傷心，傷心我倆的緣分就此要無望了呀！但是我愛你，實實在在已經愛你到不能自己的地步了呀。所以在昨天，我一定要你表明我在你的心中，究竟覺得如何？而你的表明是愛我的。

啊！女士呀！你是一位純潔的姑娘呀，而且又是名門的千金之女呀；因此的愛也自然是珍貴的，是難得的；不過這樣地難得而且珍貴的愛，是應當要向着一個在他人生裏一些沒有缺點的身上用了，才是配的，才是不枉然了的；然而我，嚟！我恰恰合不上這樣的條件的人呀，我是萬不應該來給你愛，而竊得你的愛的人呀！但是我愛你，我已經說過是愛你到了不能自己的地步了。

我於是再三的考慮，我左右的思索，實在終沒有個好的方法來處置這爲難的問題；到結果，我只得走了，因爲一走之後，我就可以脫逃了王達夫的凶險的手段了，而且尤其是可以免去在你家任偵探的罪名。所以我走了，又恐怕在走的時候，再要受到許多的阻當，所以一概不告而別。——好了，我現在把一切都述明，女士的疑團也自可以消釋了。

不過我寫這封信給你的目的，不止只是這樣向你報告一番而已，我實在還有一個最要緊的用意哩！就是我要求女士明白給我一個答覆。

——飛女士：

『我是一個連父親也不知是什麼人的人，  
我的母親是一個下等婦人，是一個妓女，

我是一個要給任何人所輕視的妓女的兒子，」

那麼女士呀！現在你明白了這個之後，你對於我的用心，又是怎樣了呢？我現在所急切要得知的，也就是這一點，女士呀，請你告訴我！

如果你是依然的愛我的，那我就此當再竭力的求發奮，好好的再來做一番偉大的事業，一定要做到非常之好，好到足以蓋過我的出身的卑賤了為止；然後再正式的接受你的愛，那可以不負了你的愛了。

如果你認爲這樣的我是不可以再愛的了，那我在這世界也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我就早到地下，去侍奉我可憐的母親，讓我略盡孝道吧！——但是，女士呀，你要明白，這不是我以死要挾你呀！

你答我，立即的答我！一定要照你心上，確確切切的答我！我決不有一些怨恨給你的，你明白嗎？你一定要允許我的。

我現在別的也不多寫了，只是一心的等待你的覆音來解決我的一切吧！

通訊地址，照信封上！

祝你

快樂康健！

沈鵬敬上

鵬先生，我親愛的好友：

自你突然不見了後，那個不驚慌，何況是我呢？不是你的信在今天接到，我真不知要如何地步了！

啊！好友，我不知，我一直沒有知道你原來是這樣的一個身世可憐的人，噫！你真太可憐了，但是勸你千萬不要傷心！

我愛你，我非但依然是愛你，而且是更加地愛你了；好友！我常

有一個主張的，天下唯確實可愛而一般庸落者認爲不可愛的人是最應當愛，最值得愛，這種的愛方是真愛。好友！我愛你，我依然的愛你，你快活吧！你放心！

啊！好友！你差了，你差了，你的過去的一切，不是你自己的事呀，你是不自知而且是無可奈何的，這那裏是你可以負責的呢，又那裏可以算是你的不好的呢？好友！你快不要痴想吧！你再預備去作什麼呢？雖然發奮是應該的，但是你要爲了我的愛而如此，那是大可不！因爲我愛的是現在的你呀！現在的你不是很好的一個少年嗎？不是很配我愛的了，而且不是我已經愛了你的嗎？好友，你不要再痴了，你不要再差下去了吧！

還有一件很可以使你歡喜的事告訴你！好友，我也很歡喜的，你聽了！

你的來信，我也已給父親看了，他看了之後，也和我一樣：很佩服你奮鬥的精神，很哀惜你可憐的身世，而且也很愛你純潔的行爲，更爲了王達夫而代你不平！所以他叫我立即寫信給你——本來他也要親筆給信給你的，實是爲了一時無暇，故命我轉致！——叫你快快回來，回來了，永遠做我家的人，永遠做我父親的一隻幫手；至於達夫方面，他說他決計能夠保護你，不使你有一些爲難的。

好友！這不是再好也沒有了嗎？你回來吧！你快快立即的回來吧！如果不回來，那使我失望，而且你又那裏對得起我的父親呢？快來快來！否則莫怪我要……要不愛你的呢！

預計此信明晨可到，你立即動身，那明晚八時二十分鐘的車可到這裏了，那時我決在車站上接你，父親也或者同來的；我是體弱的，父親年老了，你或者不忍我父女的空勞跋涉的嗎？



別的話，明晚面談吧！不多寫了。

望你

切切速歸，並祝

一路平安！

仁飛上